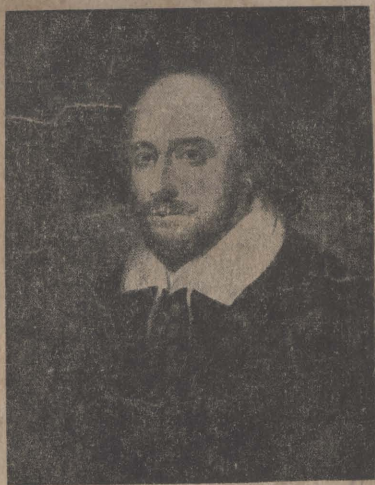


#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29

安東尼及枯婁葩  
Antony and Cleopatra



*Wm Shakespeare*



文化合作公司總發行



## 譯者聲明

一、此譯本尙非理想譯定本，希望能有不斷改善的機會。

二、譯此全集，得親友之協助與鼓勵實多：容待全集完成時，一起道謝。

三、改編或上演，請先得譯者同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74B



第三齣 第九景

叔嶺公奠字全圖書館

劇字第 021/109 號

# 安東尼及枯婁葩

## 登場人物

馬可·安東尼

奧達維·該撒

M·埃米利厄斯·雷比德斯

賽克特斯·彭貝

多米特斯·埃諾巴布斯

溫提特斯

受羅斯

斯卡洛斯

德西塔斯

台米特利斯

斐羅

梅西納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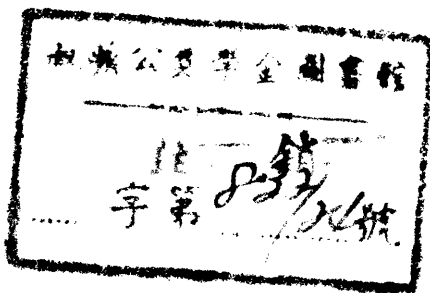
阿格立帕

多拉貝拉

三執政

安東尼的友人

該撒的友人



192813

普洛苦留斯

泰洛斯

加勒斯

麥拿斯

米尼克拉提斯

伐列斯

陶魯斯

坎尼特斯

西流斯

尤弗隆尼斯

亞立克沙斯

瑪狄安一闖人

細琉克斯

狄歐米地斯

算命人一名

小丑一名

枯婁葩

彭貝的友人

該撒的軍官

安東尼的軍官

溫提特斯軍中的軍官

安東尼派至該撒處的大使

枯婁葩的侍從

埃及女王

奧達維亞

該撒的姐姐安東尼的妻室

卡米安

枯婁葩的侍婦

伊拉斯

官吏多人，兵士多人，送信人多人，及其他侍從多人。

地點：羅馬帝國中的幾處地方。

此  
页  
空  
白



# 第一齣

## 第一景 亞歷山大港 枯婁葩宮中的一室

〔台米特利斯及斐羅同上〕

斐 我說，我們將軍的這種迷戀却是

太過了份；他那一對威嚴的眼睛，

與全身甲冑的戰神的一般，照遍過

征戰的大隊與槍林，現在却迷迷糊糊的，

將它們光采的全部投在一個

黝黑的面孔上；他那大將軍的雄心，

在劇烈爭戰的高潮裏，都會迸裂了

他胸前的護甲，現在却消滅着一切剛強，

不停的一起一伏的，

來滿足一個賤人的淫慾。

〔鼓樂聲·安東尼、枯婁葩、她的侍婦多人，全部隨從

，有閹官多人爲她打扇，同上。〕

你看，他們來了：

你祇須用心觀看，你就可以看見他，

這個世界的擎天三柱之一，已被變成了

一個娼婦的弄臣；看，你注意看。

枯 如果這真是愛情，請告訴我有多少份量。

安 能够計量得出的愛情乃是同乞兒的貧窮一樣可憐。

枯 我是想劃定一個被愛的界限呢。

安 那麼你就必須去開拓新的天空，新的大地。

〔侍從一人上〕

侍從 有消息從羅馬來了，我的大人。

安 够了：說什麼事。

枯 不要這樣，你去聽他細說吧，安東尼：

也許是富爾瓦發了怒；或者，誰又知道，

是否那乳臭未乾的該撒又對於你

發出了他那強大的命令，「做這事，做那事；

佔領這個王國，再解放那個；

去做；不然我就定你的罪。」

安 怎麼回事，我的心愛！

枯 怎麼回事？不，一定是那樣的：

你一定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該撒已經頒下了你的撤職令；所以你要去聽它，安東尼。

富爾瓦的行蹤在那裏？還有該撒的，我說？他們兩人的？把送信的人喚進來，憑我是埃及的女王作證，

你臉紅了，安東尼；你的這一種血液

正是該撒的奴隸；不然，便定是在利舌的富爾瓦罵你時，你的兩頰便會如此顯露羞赧，送信的人！

安

令羅馬在泰伯河裏銷溶，令那廣大的帝國的雄偉的拱頂就此頹崩！這裏才是我的天地。

帝國祇是塵土；我們骯髒的爛泥一樣的

飼養着人類與禽獸；人生的可貴處祇在於

這樣的行爲之中；當這樣一雙人物〔擁抱她〕

似這樣一對所能完成的，我寧願犧牲一切，

去甘冒受處份的痛苦，令全世界都朽腐吧，

我們是至高無上的。

枯

真是好聽的虛僞！

那樣他爲什麼要娶富爾瓦，而又不愛她？

我真被人當做傻子了：安東尼到底

還是安東尼。

安

可是受了枯婁葩的激動，

現在，爲了愛中之愛以及她那溫情的時刻，

我們且不要用枯燥的談判來糟塌這時候：

現在，在我們生命的馳過中不應該令每一分鐘

空過不享有快樂，今晚有什麼好玩的？

聽使臣們的報告。

安

罷了，曉舌的女王！

你幹什麼事都無一不襯，不論責罵，歡笑，

與哭泣；每一種情感都極力表現，

努力使它在你身上顯得美麗而可羨！

管它什麼使者，除了你的；全不要別人陪伴

我們今晚要到街上去遊逛，去觀看

那人民的各種品質。來吧，我的王后；

昨晚是你如此要求的啊：不要對我再說什麼。

〔安東尼，枯婁葩及全部侍從同下〕

台

在安東尼的眼中該撒竟如此無關輕重嗎？

斐大人，在某些時候，當他忘了自己是安東尼的時候。

他便在太缺少那種應該永遠爲

安東尼所有的偉大氣質了。

台

我真是難過

他竟證實了那些庸俗的騙子，他們在

羅馬街上那樣毀謗他，不過我仍希望

明天會有較好的表現。祝快樂與你同在！

〔同下〕

## 第二景 同上 另一室

〔卡米安、伊拉斯、亞立克沙斯及算命人同上〕

卡 亞立克沙斯大人，親愛的亞立克沙斯，隨便什麼的亞立克沙斯，幾乎最希罕的亞立

克沙斯，你向女王讚美得那樣厲害的算命人在哪裏？啊，我真願意似你告訴過我的

那樣認識那位丈夫，一定要在他的綠頭巾上裝點些花環。

亞 算命的！

算命人 有什麼吩咐？

卡 就是這個人？是你嗎，先生，能知道未來的？

算命人 在自然的無盡藏的神秘之書裏，

我能懂得一點。

亞

把你的手伸給他看。

【埃諾巴布斯上】

埃 快把宴席送進來：多拿點酒來

祝飲枯婁葩的康健。

卡 好先生，給我一個好命運。

算命人 我不能製造，祇能預知。

卡 那麼就請你給我預知一個好的吧。

算命人 你還要比現在好看許多。

卡 他的意思是指着肉體。

伊 不是的，是指你在年老的時候會多塗抹些脂粉。

卡 綉紋可不許有！

亞 不要擾亂他的心思，注意聽。

卡 噓！

算命人 你愛人的時候要比被愛的時候多。

卡 我還是去喝點酒來烘暖我的肝吧。

亞 住聲，聽他說。

卡 好，現在說點好命運！讓我在一個上午連嫁給三個國王，都令他們死掉：令我在五十歲上生一個孩子好令那猶太人的赫洛得向他致敬：你去設法把我嫁給奧達維該

撒，好配得上我的夫人。

算命人 你要比你所服侍的夫人活得久些。

卡 啊真好！我愛長壽比愛無花菓還厲害。

算命人 你在過去所看見與所經歷的命運

比未來的好。

卡 那麼也許我的孩子連姓都沒有了：請問你，我要有多少孩子？

算命人 若是你的每一心願都有一個子宮

而每一心願都懷孕成熟，大該足有百萬個。

卡 滾出去！混人！你簡直是個女巫。罷了，你來，說說伊拉斯她的。

巫 我們每人的命運都要說說。

埃 我的，同我們大部人的命運，在今晚，都要是——喝醉了上床。

伊 若是沒有別的，至少總有一個預言貞潔的手掌。

卡 就像汎濫的尼羅河預言飢饉一樣。

伊 走開，你這個瘋傢伙，你不會說好話。

卡 怎麼，若是多油的手竟不是包藏禍心的預告，我都不會抓我的耳朵了。請你，祇說

一個勞苦的命運給她聽。

算命人 你們的命是一樣的。

伊 可是怎麼一樣法？你說得詳細些。

算命人 我已經說完了。

伊 我的命比她的一點也不好？

卡 上天補救一下我們的壞念頭吧！亞立克沙斯。——你說，他的命，他的命！啊，請你叫他娶一個不能動的媳婦，親愛的愛細斯，我求求你！然後叫她死，叫他娶一個更壞的！然後一個比一個壞，一直到那最壞的笑着看他睡到墳墓裏去。好愛細斯，請你批准我的這個願望，你不答應我別的更重要的事都可以；好愛細斯，我求求你！

伊 阿們。親愛的女神，請你聽聽小民的意見！

卡 阿們。

埃 住聲！安東尼來了。

卡 不是他，是女王。

〔枯婁葩上〕

枯 你們誰看見我家大人了？

埃 沒有看見，夫人。

枯 他沒在這裏？

卡 沒有，夫人。

枯 他本打算做樂的；但是突然間

有一件羅馬念頭襲擊了他。埃諾巴布斯！



埃 夫人。

枯 你去找他，把他引到這裏來。 亞立克沙斯在哪裏？

亞 在這裏，聽你呼喚，我家大人來了。

枯 我先不要看他：跟我來。 【同下】

【安東尼，一送信人及侍從多人同上】

送信人 你的妻富爾瓦先到戰場上來。

安 對抗我的兄弟陸修斯？

送信人 是的：

但是不久這一場爭鬥就結束了，那時候的情形

使他們變成了朋友，合力來對付該撒；

但是他在戰爭上的優勢，從意大利，

在下一交鋒時就把他們逐退。

安 嗯，最壞的事呢？

送信人 壞消息的性質會影響到報告之人的。

安 那是在告訴給混人或是懦夫的時候。 你說：

對於我，事情過了就算完了。 事實因為這樣：

凡是向我說真話的人，即使在他的話裏有死亡，

我也認爲他是在說好話。

送信人

萊比安諾斯——

這消息是不容易消受的——已經率領他巴提亞的軍隊

從幼發拉底河邊使亞洲方面的疆土更爲擴大；

他攻無不克的戰旗從敘利亞飄揚到了

立狄亞同伊奧尼亞；

同時！

安 你要說，安東尼，——

送信人

啊，我的大人！

安 你痛快的講給我聽，不要吞吞吐吐的：

你說在羅馬他們把枯婁葩喚做什麼名字；

你用富爾瓦的話罵她好了；盡你所能的，

數斥我的過錯，儘着事實與惡意

所允許的極度。啊，在我們活耀的天風

靜止時，莠草便旺盛了；把我們的罪惡告訴我們時，

却似穀糧豐足。等一會再見。

送信人 一切聽你大人的吩咐。

〔下〕

安 從西西翁來的，喂，來報告消息！你說！

侍從 1. 從西西翁來的人，——有這樣的人嗎？

侍從2. 在聽大人呼喚呢。

安 叫他來，

我必需折斷這種埃及的桎梏

不然便喪身在迷戀中了。

〔另一送信人上〕

你是什麼人？

送信人2. 你的妻富爾瓦死了。

安 死在哪裏？

送信人2. 在西西翁：

她綿纏的疾病，以及其它需要告知你的

更重要的事，都在這裏。〔遞上一信〕

安 離開我一下。

〔送信人下〕

一個偉大的靈魂完了！我本但願它如此：

而且是我們所輕視，所但願拋棄的事，在事後

我們却常希望將它重得；當前的快樂，

因輪轉而降低，現在變成了

它本身的反面：死去了，她確是好；

促成死亡的手現在却懼恐不能使她返來。

我必需同這迷惑人的女王斷絕來往：

我的這種荒唐包藏着萬種禍根，它的過惡

我一時都知道不清。喂，喂，埃諾巴布斯！

〔埃諾巴布斯上〕

埃 你有什麼吩咐，大人？

安 我必需趕快離開這裏。

埃 那麼，可就把我們的女人都害死了：對於她們這簡直顯然的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如

果令她們知道我們要走，除了死別無其它生路。

安 我一定得走。

埃 在一種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令女人死好了：可是無緣無故的就令她們死却是件深可

惋惜的事；雖然，在她們與一件重大工作之間，她們的死活可以不管。祇要令她

聽見一絲風聲，枯婁葩立刻就會死的，我曾經看見過她爲了遠不如如此的事死過二十

四次：我真以爲死亡都有些野心，想對她表示愛戀，她對於死拿手得很。

安 她的狡獪簡直超出男人的想像。

埃 啊呀，大人，不是的；她的熱情全是純粹的愛情之最精煉的部份造成：我們不能把

她的嘆息同眼淚喚做風或雨；它們都是大風暴，氣候表上却没有這樣大的：這絕不會是她的狡詐；倘若是的話，她都可以同約芙神一樣製造出一陣大雨。

安 我但願從不會見她的面！

埃 啊，大人，那樣你就錯過了一件老天的神工；你若是沒有得到看見它的福氣，你的旅行都算是白費了。

安 富爾瓦死了。

埃 大人？

安 富爾瓦死了。

埃 富爾瓦！

安 死了。

埃 好啊！大人，快給天神們獻上致謝的禮品。什麼時候他們天神肯高興把一個男人的妻子引去，這正表示他們是這世界的裁縫司夫；這是好事，舊衣服穿敝了，正可以縫件新的。倘若除了富爾瓦之外別無女人，那你才真算不幸，那情形才真值得惋惜；現在這件事的頭上却戴着高興的冠冕；你的舊旗袍正可以改成一件新女衣；真是的，爲這一件損失流下的淚都是洋葱促成的。

安 她在國內所引起的亂事不能……

允許我再遠出不歸了。

埃 而你在這裏所引起的亂事也不能沒有你；尤其是枯萎葩的事，全靠你住在這裏。

安 不要再開玩笑笑了。令我的文武官員

知道我的主意，我去向女王

說明我必需立刻離去的緣故，

要她應允我返國。因為不祇是

富爾瓦的死訊，同其它更迫切的事，

在向我做强有力的勸語；還有我在

羅馬的許多同道的好友的信件

都要求我回去：賽克特斯彭貝

向該撒投下了挑戰書，他霸佔着

帝國的海洋部份；我們意志不定的人民，

他們的愛戴從來不屬於那應受愛戴的人，

除非他的可敬之處已屬過去，現在他們

却將彭貝大將及屬於他的一切尊榮

都加在他兒子的身上；他，望勢雙隆，

遠超過他的血系與生活所當有，現在

也以大將軍的姿態出現；他的性格，任其發展，

足以危脅這世界的安定；許多事在醞釀，

同飛騎的鬃毛一樣，雖然沒有蛇的毒，

却是有生命的。你去說，對那些

地位比我低下的人們，說我的打算

是要立即離開這裏。

埃 我就去辦理。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 另一室

〔枯婁葩、卡米安、伊拉斯、亞立克沙斯同上。〕

枯 他在哪裏？

卡 我從來沒有看見他。

枯 你去看他在哪裏，誰同他在一起，在幹些什麼：

不要說是我叫你去的：若是你見他寡歡，

就說我在跳舞；若是他在作樂，就說

我突然害病：快去，快來。

〔亞立克沙斯下〕

卡 夫人，我想，若是你真的愛他深厚，

你好像並沒有使用方法使他對你

也如此愛戀。

枯 有什麼當做的，我不會做？

卡 在每件事上都讓他，不要爲難他一點。

枯 你的教法似傻子的一樣；那樣正足以失去他。

卡 你不要引逗他過甚了；我希望你，不要，  
有時候我們會痛恨我們所畏懼的事的。  
可是安東尼來了。

〔安東尼上。〕

枯 我又難受又沒有精神。

安 我甚歉然必需把我的意思說些給你，——  
扶我走吧，親愛的卡米安；我要摔倒了；

不會那樣久的，自然給我的軀體，  
不會支持那樣久的。

安 現在，我最親愛的女王，——

枯 請你，離開我這些。

安 是怎樣一回事？

枯 我知道，就憑你的眼睛，有了好消息。

那位結過婚的婦人怎樣說？ 你可以走的：

但願她從來沒有答應你到這裏來！

不要讓她說是我把你強留在這裏：

我對於你是毫無能爲的；你是屬於她的。

安 祇有天神最知道，——



枯

啊，從來沒有一個

女王受過這樣的騙。可是在第一天我就看出來欺騙的種子被種下了。

枯婁葩，——

枯 安

我爲什麼認爲你能真實，你會屬於我，雖然你在起誓時都會搖撼那寶座上的天神，你這曾經叛逆過富爾瓦的人？真是瘋得無邊，去相信，糾纏在那些口頭上的誓語上，它們一面說一面就被遺忘了！

最親愛的女王，——

枯 安

好說，我請你，不必爲你的找找什麼托詞，你祇需說聲再會，走就是了；在你請求留在這裏時，那才是用得着說話的時候；那時却沒有談過走的事。那時永恒停留在我們的唇上與眼上，幸福在我們的眉尖；凡是我們有的，無論多麼瑣細，全是天上的人物；它們現在還是如此的，若不然你，這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人，便是變成了最大的騙子。

安 枯

怎麼，夫人！

我但願能有你那種身手與威風；你應該知道埃及女王還有一顆心的。

安

聽我說，女王：

事實的強有力的需要

迫使我暫時離去；但是我的全心

還留供你的驅使。我們意大利閃起了

內戰的刀光；賽克特斯彭貝

正在向羅馬的城門前進：

內部的兩股勢均力敵的力量

造成了猜疑不合的局面；被恨的，羽翼長成，

在最近得到了愛戴；那被黜的彭貝，

飽襲着他父親的餘榮，在那些不能

發跡於現狀的人們心中，逐漸的

取得了好感，他們的人數衆多；

而安寧，因靜滯日久而朽腐，正將因

任何暴變而自求清瀟；在我個人，

我的離去，最可以使你放心的，

是富爾瓦已經死了。

枯

雖然年齡不能使我脫離愚蠢，却總可使我脫離孩氣的：富爾瓦會死！

安

她死了，我的女王：

你看這裏，然後在你王政之暇看看她

所闖下來的禍事；最後一點，是最好的：

你看她死於何時與何地。

枯

啊，最虛偽的愛！

你應該將它用悲哀的淚水裝滿的聖潔的瓶

現在哪裏？現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在富爾瓦的死裏，你將來會怎樣對待我的。

安

不要再譏罵了，請你靜聽我要說的

計劃；它們的行與不行，

全聽由你的主意。憑着那晒乾

尼羅河之污泥的火焰，我從這裏走開時

是你的兵士，你的僕人；去作戰或講和

全聽命於你的意旨。

枯

剪斷我的胸帶，卡米安，快點；

好了不必剪了：我也是一會難過一會好，  
似安東尼的愛情一般。

安

我親愛的女王，不要如此；

請你對他的愛給予真誠的表證，他的愛正在經受  
最嚴重的試驗。

枯

富爾瓦也對我如此說過。

我請你，轉身過去，爲她哀哭吧；

然後向我說再見，說那眼淚是屬於

埃及女王的：好吧，你扮演一幕

優美的僞做的戲：然後令它看起來

似完美無疵的榮譽。

安

你要真使我發火的：不要再說了。

枯

你還可以演得更好些；可是這樣也就很好了。

安

現在憑我的劍。——

枯

還有劍的靶子，他還在修飾呢；

可是這還不是最好的。你看我請你，卡米安，

你看這位羅馬的赫刻列斯子孫發起脾氣來

多麼神氣。

安 我要離開你了，夫人。

枯

有禮貌的夫人，一句話。

大人，你同我必需分手了，但是這事不相干；  
大人，你同我會經愛過，但是這事也不相干；  
你知道這些事很清楚：我要說的祇是一件事，——  
啊，我的致命傷便是一個安東尼，  
而我現在便被遺棄了。

安

若不是你陛下

把玩笑看做你的子民，我都會認爲你  
就是玩笑的本身。

枯

可是把這種玩笑

如此負荷在心的近處似枯婁葩那樣  
却也是使人流汗的担子。可是大人，原諒我；  
雖然我的感觸使你看起來不順，它們  
却把我害苦了：你的榮譽在呼喚你離開此地；  
所以你就不用聽我那沒有人可憐的傻念頭，  
所有的天神都保佑你去！在你的寶劍上  
也高踞着勝利的桂冠！ 在你脚步的前面

但願把順利的成功撒滿！

安

我們走吧，來；

我們的分離便如此暫駐與消磨，

你雖在這裏，却仍似在我身邊，

而我呢，雖從這裏遠步，却依然同你寸步不離。

走吧！

〔同下〕

#### 第四景 羅馬 該撒的住宅

〔奧達維該撒、讀信，雷比德斯及侍從多人同上〕

該

雷比德斯，你看這個，你就可以知道，

並不是該撒的天性不良要痛恨

我偉大的對手：這是從亞歷山大港

來的消息：他在那裏遊釣，狂飲，把黑夜的

燈光浪費在嬉宴之中；比枯婁葩一點不

多有些男子氣概；托勒美的王后也不比他

更多女性；完全不召開會議，甚至

都不記得他還有什麼同僚：你會發現他

乃是一個集衆人所沾染之惡習的  
大成的入物。

雷

我還不能認爲

他的過惡已足以將他全部的美德淹沒：

他的過惡在他身上似天上的星一樣

是因了夜的黑暗益顯其明亮的；是遺傳的，

不是他自願的；不是他所自動擇取，

而是他無法改變的。

該

你太寬容他了。即令我們承認

失敗在托勒美的床第之上算不了大錯；

把國家之重輕擲在一度歡宴裏；坐在那裏

同一個奴才交替着酖飲個不停；

在正午於大街上搖擺的走過，去容忍

發着汗臭的下等人的打罵；即使說這些都無妨，——

這些事還不能玷污他，他的修養

也就真個罕世了，——可是安東尼却絕無法

尋求別人諒解他的荒唐，他的自在逍遙

害得我替他負擔他的那份重責。若是他始終

用荒淫的生活填滿他的空閒，過度終須

受報，而遲早他精力的枯竭終將使他

自食苦果：目前這種時局，鼓聲不斷的

在呼喚他遠離荒嬉，似他與我們的祖國的嚴令，

而他却任意糟塌時間，實當痛斥：

我們罵他就應該同責罵孩子們一樣，他們知識雖已成熟，却仍然將他們的經歷抵押給他們目前的作樂，如此違背理智的判斷。

### 〔一送信人上〕

雷

又有消息來了。

送信人 你的吩咐已經照辦，最高貴的該撒，

每隔一小時，你都可以接到報告，

報道外面的情形。彭貝在海上實力雄厚；

而看情形他祇受那些不敢見該撒的

人們的愛戴：這些亡命的人們正在

向各港口前進，他們的說詞都認為

彭貝受了重大的委曲。

該

我應該早都知道的。



從最早期就有人教給我們說，

成事的人祇有在事功未成之前才受人擁戴；  
而失意的人，

惟有不值得愛戴時才有人愛戴，

祇因他蹉跎失意才有人親近。這一種普通人，

似在河面上飄流的無根的浮萍一樣，

飄來浮去，尉貼着變動的流水，結果是  
在動盪中朽爛。

送信人

該撒，我向你報告，

米尼克拉提斯同麥拿斯，著名的海盜，

把大海完全降服了，他們在那裏用各式各樣的

船隻往來行駛：他們在意大利開闢了

許多憤怒的通路；海邊的居民都喪失了

想一下的膽量，好事的年輕人則起來叛變：

沒有一條船敢駛出海去，祇要被他們看見

便無不被擄；因為彭貝的名聲赫赫

人人都失了抗拒的意志。

該

安東尼，

快離開你荒淫的宴嬉吧。當你在從前  
一度在莫登納戰敗，你在那裏殺了  
黑蒂斯同潘沙二位人民官，在你的背後  
緊跟着大飢荒；你盡力與它奮戰，  
你雖然出身驕貴之家，你那時的忍受力  
都超過野蠻的民族；你真的飲下了  
馬尿，同黃臭的污水  
禽獸看了都要作嘔：你的口那時的確吃下了  
在那最荒瘠的籬頭的最澀苦的菓子；  
是啊，似牡鹿一般，在白雪蓋上了大地之後，  
你也曾咀嚼過樹幹的粗皮；在阿爾卑斯山上  
據說你還會吃過那種難以置信的肉類，  
有些人看見了都會立刻死去：這一切——  
我現在說出來它都會傷害到你的榮名——  
你都似一位軍官那樣把它忍受了，甚至  
你的兩頰都沒有爲之削瘦。

他真可惜。

該 雷

令他的羞恥心驅使他

趕快回到羅馬：現在已經到了我們  
二人出現在戰場上的時候；爲了這事

我們立刻來召集一次會議：彭貝  
在我們的懶散中益加強大了。

雷

到明天，該撤

我可以能够告訴你一個正確的數目

在海面上同在陸上我究竟可以調度多少人來  
對付當前的局勢。

該

在那時到來以前，

這也是我的工作。再見。

雷

再會，我的大人：若是你能聽到

任何有關於外面亂事的消息，我請你，大人  
也告訴給我知道。

該

不用擔心，大人。

我知道這是我的責任。

〔同下〕

## 第五景 亞歷山大 枯裏葩的宮廷

〔枯婁葩、卡米安、伊拉斯，及瑪狄安同上。〕

枯 卡米安！

卡 夫人？

枯 喂，喂，

給我一些迷魂酒喝。

卡 爲什麼，夫人？

枯 那樣好令我睡過這時間上的漫長的空隙，

我的安東尼去了。

卡 你太想念他了。

枯 啊，真是叛逆的行爲！

卡 夫人，我想，不是這樣的。

枯 你，闖人瑪狄安！

瑪 你陛下有什麼事吩咐？

枯 現在不是要聽你唱。凡是闖人們所有的

我一樣都不喜歡：你自然是很可能的，

被人去了勢，你無所謂的念頭

就不能超越埃及一步。你也有淫念嗎？

瑪 是的，美麗的夫人。

枯  
是事實？

瑪  
事實上可做不到夫人，因為在事實上

那需要履行的事我可就無能爲力了：

可是我也有強烈的性慾，當我想到

維納斯女神同瑪爾斯幹的那種事。

枯  
啊，卡米安：

你想他現在是在哪裏？他站着，還是坐着？

他是在走路？還是騎在馬上？

啊幸福的馬，負荷着安東尼的身軀！

迅捷的跑啊，馬！因爲你可知道馱的什麼人嗎？

是支撐半個世界的巨人，是全人類的

臂膀與鋼盔呢。他現在說話了。

不然便在低聲呼喚「我的古老尼羅河的花蛇在哪裏？」

因爲他是這樣稱呼我的：現在我是在用最適口的

毒液在餵飼我自己呢。你想我

我都被太陽神的愛戀的折磨黑了，

被時間刻上了深深的縐紋？寬廣額頭的該撒，

當你還在人世的時候，我祇是

一位國王口裏的一塊美食；而偉大的彭貝，他立定在那裏令他的眼光在我的額頭生根；他要把他的眼光拋錨在那裏，面對着他的生命死去。

〔亞立克沙斯上。〕

埃及的大王，讚美啊！

亞 枯

你該多麼不像你那馬可安東尼！

可是，你來自他處，那偉大的神工已把你用他的顏色鍍過了。

我那勇敢的馬可安東尼怎樣了？

亞

他所做的最後一件事，親愛的女王，

便是親吻，——是許多次一再親吻的最後一次，——這一顆明亮的珍珠。他的話緊閉在我的心裏。

枯 亞

我的耳腔必須將它自那裏取出。

「好朋友。」他說，

「你說，那堅定的羅馬人送給那偉大的埃及女王這一顆牡蠣的奇珍；隨後，

增補這一件微小的禮物，我還要為她那

富有的王座添增無數的屬國：你說整個的東方都要呼她爲女主。」他這樣把頭點一下，威嚴的跨上了一匹倔強不羣的坐騎，它嘶鳴入雲，令我本想向他說的話都被這畜牲叫得聽不清了。

可是，他是喜是憂呢？

亞 枯

就是那一年內在那寒暑兩極端的

季節那樣，他是既不歡喜又不發愁。

枯

啊分得平勻的態度！你聽他說，

聽他的話，好卡米安，正是這個人；可是你注意他：

他不憂愁，因爲他要對那些仰仗他麵包的人們

表示出煥采；他也不歡喜，

這似乎告訴他們說他的心思還同他心愛的人

留駐在埃及；祇是在兩者之間：

啊天人的中道！不論你是歡喜還是愁，

兩者的極度都對你最爲適切，就似它們

對於別人不襯一般。你遇見我的信使了嗎？

亞

是的，夫人，有二十名送信人：

你怎會派得這樣密？

枯

誰若是出生在

我忘記寫信給安東尼的那一天，這個人  
就要討飯死的。拿墨水同紙來，卡米安。  
歡迎你，我的好亞立克沙斯。卡米安，我可會  
這樣愛過該撒？

卡

啊那勇敢的該撒！

你再敢說這樣讚美的話，便令你窒死！  
你說，勇敢的安東尼。

卡

那英俊的該撒！

枯

憑愛細斯，我可要給你滿口血牙，  
你再敢拿該撒的長處來壓過我的  
萬人中之一人。

卡

請你最尊貴的陛下的原諒，

我祇是在學唱你的調子。

枯

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時我的識見還未成熟；感情冷淡，  
才說出那樣話來！可是，來吧，走；



拿墨水同紙給我：

在每天他都該得到一封問候的信，  
不然我都肯令埃及的人民死光。

〔同下〕

此  
页  
空  
白

## 第二齣

### 第一景 麥西拿·彭貝的住宅

〔彭貝，米尼克拉提斯，麥拿斯，作戰裝束，同上〕

彭 若是那些偉大的天神是公正的，他們一定會幫助最正直的人們的行事。

米 高貴的彭貝，請你記認，

凡是他們所延緩的事並非是他們所拒絕的。

彭 可是當我們在他們的王座前祈求時，我們所請求的事却在朽爛了。

米 我們，不瞭然於自己的事，

時常是在自求災禍，那些聰睿的神力拒絕我們是爲了我們的好處；似這樣，我們反而因禱願不成而獲益的。

彭 我一定可以成事的：

人民愛戴我，海洋全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的力量正在滋長，而我預言似的希望

力言它一定有圓滿的結果。馬可安東尼  
坐在埃及的宴席上，絕不肯在

外面作戰；該撒到處歛錢，也到處

喪失着民心；雷比德斯奉承着他們兩個：

同時也受他們兩人的奉承；但是他既不愛他們，  
他們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該撒同雷比德斯

已經到了戰場上：他們率領着不可輕視的一支大軍。

你從哪裏得來的這個消息？這是謠言。

從西爾微斯那裏，大人。

彭 米 彭 米 彭 米  
他是在夢囈：我知道他們都呆在羅馬

指望着安東尼返來。可是一切愛情的魅力，

荒縱的枯婁葩，將青春重注在你衰褪的嘴唇上！

令魔道協助起美麗，淫慾幫助它們兩個！

把那浪蕩子緊拖在一片酒肉的戰場上，

令他的頭腦暈眩個不停，埃比古倫的廚司

用永遠不知饜飽的作料促進他的胃口；

令那種昏睡與狂妄拖延他的榮譽

到地獄中的黑暗！

〔伐列斯上。〕

怎麼樣，伐列斯！

伐 我所要報告的消息是千真又萬確：

馬可安東尼隨時隨刻可以到達

羅馬；他離開埃及以後的時間已經

足以完成這旅途而有餘了。

彭

我寧願仔細聽取一件

遠不重要的事。麥拿斯，我真沒有想到

這一位沉緬無度於女人身上的人竟會爲了這一種

小戰爭戴起軍盔來；他的軍人才能比這兩個

超越何止一倍；可是我們豈不也可

抬高身價，我們的行動都會把

這從不厭倦於荒淫生活的安東尼從那埃及的

寡婦懷中逼出來了。

米

我無法相信

該撒同安東尼能夠和好合作：

他那死去的妻室頗會侵越了該撒的事權：

他的兄弟也會向他作戰；雖然，我想那並不是安東尼的主動。

彭

我不知道，麥拿斯，

較小的嫌隙會如何在較大的仇恨面前讓步。

倘若沒有我們在這樣與他們爭衡較量，

很可能的，他們自己要吵個分明皂白；

因為他們心中的怨仇足可以使他們

互相拔刀相向；但是他們對我們的恐懼

將如何粘合他們的裂痕，將把些微小的

不合加以消滅，這事我還不知道。

一切聽從天神們的旨吧！我們若想保命，

那唯一的一件事便是盡所能的使用我們一切的力量。

來吧，麥拿斯。

〔同下〕

## 第二景 羅馬 雷比德斯的住宅裏

〔埃諾巴布斯及雷比德斯同上。〕

雷

好埃諾巴布斯，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而且你也最合適，你去勸勸你那長官  
用溫和而忍耐的字句。

埃

我一定去勸他

按照他的身份回答：若是該撒使他惱怒，

就令安東尼全不必把該撒看在眼里裏

似戰神一般的大聲咆哮好了。朱彼得在上，

即使我能有安東尼那滿頭鬚鬚，

我今天也一定不剃。

雷

這時候不是

洩私忿的時候。

埃

不管什麼時候，都是

處理發生在當時的事情的時候。

雷

可是較小的事一定要讓步給較大的事的。

埃

若是小事情先來可就不行了。

雷

你的話全是肝火話：

至少，請求你，不要再惹事生非。高貴的

安東尼從這邊來了。

〔安東尼及溫提特斯同上。〕

埃

那邊，該撒也來了。

〔該撒，梅西納斯及阿格立帕同上。〕

安

若是我們能在這裏覺得滿意的結果，就到帕提亞去：

該

你聽我說，溫提特斯。

雷

我不知道，

梅西納斯，請你問阿格立帕。

安

高貴的朋友們，

使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是一件最偉大的事由，不要

令一件細小的事拆散了我們。若是有什麼失誤的事，

請聽到的人們都心平氣和：若是我們把我們微細的

意見不和處拿來大聲的爭辯，我們似在治傷時

反而敷了毒藥：所以，高貴的友伴們，

最重要的事，我懇切的請求你們，

是你們要用最和婉的詞句談到你們最不快的事，

不要令這件事沾染到一點辛辣。

安

這話說得很好。

即使我們是在兩軍陣前，即將作戰，

我也要這樣做。



該 歡迎你回羅馬來。

安 謝謝你。

該 請坐。

安 請坐，大人。

該 那麼，好吧。

安 我聽說，你對於一些與事實不符的事感到不快，

該 不過即使如此，它們也不與你相干。

安 我真得被人取笑了，

該 如果，不論有無緣故，緣故太小，我若是說

安 我被人得罪了，而得罪我的最主要的一個人

該 便是你；更要被人取笑了。我若是在某一次

安 竟用了不大恭敬的字提起了你的名字，而說到你時

該 竟又是一件與我無關的事。

安 我在埃及這件事，該撤，

該 同你有什麼關係？

安 它的關係並不超過我住在這羅馬對於

該 你之住在埃及；可是，若是在那裏

安 專想暗算我的事，那麼你在埃及

便成了我的問題。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說暗算？

該 安

你可以隨意臆測我是什麼意思，祇須你根據

在這裏對於我所發生的事。你的妻子同兄弟

對我興兵作戰；而他們的行動

却全是爲了你，你乃是他們作亂的口號。

安

你是誤解了你的事；我的兄弟從來沒有

向我提起過這件事；是我特地打聽才知道的；

而且我的真實情報還是得自於那些

拔刀助你作戰的人們。他輕視你的威權

豈不是也等於蔑視了我的；

他對你作戰，豈不是也等於與我爲難。

你我的利益與目的既然相同？關於這事

我的信早已向你解釋清楚。即使你想硬湊出一場爭吵來，——

因爲你絕不會從一件細小的事情上得到這個結論，——

你也絕不該引用這件事。

該

你是抬高你自己身份，

你說這全是我的判斷不清之過；可是

你的推辭也全是硬湊起來的。

安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絕不會沒有這種想法，

我確實知道這個，我既是

與你共同向一種目標作戰的伙伴，

我怎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那些同樣擾亂

我的和平的紛戰。至於我的妻子，

我但願你也能有她那種精神：

這世界的三分之一是屬於我的；套上一個馬籠頭

你就可以在那裏任意馳騁，可是有了那樣的妻子却不行。

埃

但願我們都有這樣的妻子，然後男人就可以同女人們一同到戰場上去作戰了！

安

簡直無法控制，她那些好亂的性格，該撒，

全是來自於她的暴躁的性格，而同時她也不缺少

狡詐的計謀，我很難過的承認

該

我寫信給你

那時你在亞歷山大過着荒唐的日子；而你

把我的信一眼不看便塞在口袋，同時大聲叫罵  
把我那送信的人趕到屋子外面。

安

先生，

他未等我傳見就自己闖了進去；那時  
我才宴會完了三位國王，缺少那清晨  
所有的清醒的意志；可是第二天

我就把我的情形向他說了；那樣做就等於  
我向他請求原諒。不要令這個傢伙  
成爲我們爭吵的緣故；即使我們要爭論  
我們也把他從我們的爭論上抹消。

該

你還背棄了

你誓語中的條款；這件事你即使再會說  
也無法將我指斥。

少說些，該撒！

安 雷

無關，

雷比德斯，你令他說：

他現在所提到的榮譽是一件聖潔的事  
認爲我缺少它。不過，你說吧，該撒；

我誓語的條款。

該 在我向你提出要求時，要求你借兵同軍火給我；  
這兩種你都拒絕了。

安 是疏忘了，毋寧說，

在那時毒惡的日子將我緊緊的縛起

都使我忘記了自己。盡我最大所能，

我可以向你扮演一個悔過的角色；但是我的誠實

也不能過份使我的身份寒賤，沒有它的權力

便不能活動。事實是，富爾瓦要我

離開埃及，才在這裏與兵作亂；

爲了這事，我本是無知的緣由，我當

盡我的榮譽可能，在這種事情上，

屈身請求原諒。

雷 真是高貴的說詞。

梅 我請求你們兩位，不必再申說

你們之間的誤會了：把它們忘記，

就等於說你們在記着當前的需要

使你們和解。

雷 說得好，梅西納斯。

埃 不然，即使你們暫時以友愛相借，等把彭貝的事處理完了，你們再爭吵也不遲：等你們無事可做時，你們自然有許多爭吵的功夫。

安 你祇是一個軍人：不要再說了。

埃 我幾乎忘了真理是應當沉默的。

安 你觸犯這一次聚會的；所以不要再說了。

埃 那麼，算了；你謹慎的石頭。

該 我並不怎樣討厭他說的這件事，祇是

他的這種說法；因為倘若我們的情形

在實行上如此不同。我們的友誼

如何能够長久。不過，祇要我知道

有什麼方法能使我們關係永久，即使走遍全世

我也要找它出來。

請你容我說一句話，該撒，——

阿 你說，阿格立帕。

該 你有一位與你同母的姊姊，

可敬的奧達維亞：偉大的馬可安東尼

現在是鏢夫了。

該

不要說這話，阿格立帕：

若是枯婁葩聽見了，你該受的痛罵

也就該够凶暴了。

我還沒有結婚，該撒；令我聽阿格立帕說下去。

阿 安

爲了把你們結在永久的親愛中，

使你們成爲兄弟，把你們的心織在

牢不脫落的結裏，便請安東尼

娶奧達維亞爲妻；她的美麗

是可以配得上男人之極才爲她的丈夫；

她的品德與她一般的優儀都無法

加以更高的推崇。在這一度婚姻中，

一切微細的意見，現在看起來似乎嚴重，

一切重大的担心，現在似乎包含禍患無窮，

到那時都會化爲空虛；事實都會變成謠言，

而現在一半謠言都會構爲事實；她對於雙方的愛，

會由於互相的與每人對於各人的愛，

使各人跟隨着她走。請原諒我所說的話；

因爲這並非我突然想到的念頭，而是經過長時考慮的，

又經過責任心的咀嚼。

該撒有什麼話說嗎？

安 至少不在他聽到安東尼在聽到這件事後

表示出他的意見之前。

安 阿格立帕又有什麼力量，

倘若我說，「阿格立帕，就這樣做，」  
能使它實現？

該 他可以有該撒的力量，

與該撒對奧達維亞的支配力。

安 這事的希望如此美好

但願我永遠不為這件好意的事

夢想到折磨！請令我握你的手：

你去促成這件幸福的事；然後從這一時起

兄弟似的心胸浸淫着我們的友愛

操持着我們偉大的圖謀！

該 我的手在這裏。

我將一位姊姊託付給你，從來沒有兄弟  
愛她更爲深厚：請令她的生活



結合起我們的土地與心思；令我們的相愛永遠不再消滅！

真是快樂事，阿們！

雷 安

我本無意對彭貝拔出我的寶刀；

因為他在近來會對我表示出許多

非常的敬意；我祇能先向他表示謝意

不然人們會說我這人善惡不分；

隨後便是與他作戰。

雷

時間在催促我們：

我們一定要立刻去尋覓彭貝，不然

他會來找上我們的。

他躲在哪裏？

該 安

在米珊寧山附近。

他在陸上的實力如何！

不小而且在逐日增加；可是在海上

他的控制力却是絕對的。

安

據說也是如此。

但願我們會早日商討！ 我們趕快去辦這件事：

不過，在我們還沒有披起戰甲以前，我們還是先辦理適才談的事吧。

該

高興得很：

我請你去與我的姊姊相見，我立刻就引你去。

安

雷比德斯，不要令我們

缺少你的陪伴。

雷

高貴的安東尼，

疾病都不能阻止此行的。

〔軍樂聲。該撒，安東尼，及雷比德斯同下〕

梅 歡迎你從埃及歸來，大人。

埃 該撒的半顆心，高貴的梅西納斯！我可敬的朋友，阿格立帕！

阿 好埃諾巴布斯！

梅 我們真有歡喜的理由的，一切事安排得這樣好。你們在埃及過的日子很不錯。

埃 是啊，大人；我們的確把白晝睡得無光，把黑夜暢飲到天明。

梅 在早餐時烤了八頭全豬，祇有十二個人在席；是真的事嗎？

埃 那祇是老鷹身邊的一隻蒼蠅而已；我們的確有過幾次非凡的盛宴，很值得紀念的。她可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若是報告是可信的話。

埃 當她第一次碰見安東尼時，她就把他的心囊括而去了，在細得諾斯的河岸。  
阿 她在那裏的神情真不平常；不然我的報信人就是爲她挖盡心思了。  
埃 我來講給你聽。

她乘坐的那隻大船，似鍍金的王座，

在水上燈火輝煌；船尾樓是金子打的；

紫色的蓬帆，氣息芳香極了，

天氣都似迷戀上了它們；船槳是銀子的，

配合着樂聲划動，令那被它們

拍打的河水迅速的流

似愛上它們的摸撫。至於她本人，

一切描述都全然計窮：她的確是偃臥

在她的羅幕裏——全是黃金的纖維織成的——

比我們所見的那一件想像超越天工的

維納斯還要美麗：在她兩側

侍立着姣好的面帶渦痕的童子，似微笑的愛神，

手持着各種顏色的扇子，它們招來的風似乎使

它們特意搗涼的面頰更爲紅暈，

促成它們所消解的事。

阿，真是安東尼所罕見的事！

埃 阿

服侍她的貴婦們，似奈萊女神，

那麼多的海中魚仙，都用眼光將她侍候，

將她們的神情變成美飾；在船尾上

有一個絕世的魚仙駛着；那純絲的繩索

因那似花一般柔軟的手的撫摩而漲，

一切工作好不靈活。從這一隻船上

有一股目不能見的奇異的馥郁襲到了

鄰近河岸上的嗅覺。全城都空了巷陌

跑出來看她；這時安東尼

踞坐在市中的寶座上，孤孤另另的，

祇得向大氣自語；它，若不是顧念虛空，

也都會跑去看望枯婁葩，在天地之間

製造出一片真空。

真是個少有的埃及人！

埃 阿

在她登岸時，安東尼就差遣一個人到她那裏，

邀請她去晚宴；她回答說，

還是他去做她的客人好些；

她要求這件事：我們有禮貌的安東尼，從來沒有向女人說過一個「不」字。把鬍鬚足足剃過十遍，就過去赴宴了，同時就將他的心掏出來做爲餐費，而飽餐的却祇有他的眼睛。

這個女王！

阿 埃

我有一次看見她

在行人的大街上大概走了四十步；她就喘不過氣來了，她說話，一面喘，可是她把缺陷都變成了完美，同時，喘着氣，她都能呼出力量。現在安東尼可得把她完全拋開了。

梅 埃

絕不會；他不會的：

年紀不能使她衰老，習慣也不會使她的無窮的變化變成陳朽：別的女人使她們所餵飼的胃口感到滿厭；而她却使那些飽餐的人們益增飢渴：因爲最惡的事在她的身上都極爲妥貼；那些聖潔的高僧

在她荒淫無度的時候都會爲她祝福。

梅 若是美貌，智慧，大方能够安定下

安東尼的心，奧達維亞可算是

他幸福的得彩。

阿 我們走吧。

好埃諾巴布斯，你來做我的貴賓吧，

在你住在羅馬的時候。

埃 大人，我誠懇的謝謝你。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 該撒的住宅

〔安東尼，該撒，奧達維亞在他們二人之間，及侍從多人同上。〕

安 世事及我重大的工作有時必須

使我離開你的懷抱。

奧 在那時候

我將在天神面前屈膝爲你向他們

祈禱。

安 晚安了，大人。我的奧達維亞，

不要從世人的傳說上聽取我的缺點：

我沒有遵守做人的規矩；但是在將來

一切都要按照禮法行事。 晚安，親愛的夫人。

晚安，大人。

該 晚安。

〔該撒及奧達維亞同下。〕

〔算命人上。〕

安 喂，夥計；你還是希望在埃及吧？

算命人 但願我沒有回來，也但願你

不會去！

安 若是說得出，你的理由呢？

算命人

我是憑着

神力偵知的，不能夠說出來；可是你

還是就回到埃及的。

安

你告訴我，

誰的命運更爲發揚，該撒的還是我的。

算命人 該撒的。

所以，啊安東尼，不要長留在他的身邊：

你的神，就是保佑你靈魂的神，是

高貴，勇敢，崇尚，無可比並的，

而該撒的却不如此；可是，在他身邊，你的神却變成了畏懼，因為受了它的控制；所以

在你們之間要保持相當的距離。

安

不要再說這種話。

算命人 自然祇對你說；不再說，除了碰見你時。

如果你同他做任何遊戲的競賽，

你一定要失敗的；同時：關於那天賦的運命，

你縱有優力，他也定會擊敗你；當他的光在旁照耀，

你的光便頓然昏暗；我再說一遍，你的神力

完全不敢爲你作主，如果有他在身邊；

可是，他走開，你的却高貴了。

安

你走開：

去告訴溫提特斯我有話問他說：〔算命人下〕

他要到帕提亞去。不管是技藝還是巧合，

他的話却是不錯；運骰子都聽他的吩咐；

同時在我們遊戲比賽時我的較高的技巧全因

他的好運而喪失了作用；若是拈鬮，他也會勝利；



在鬥雞時，他的雞一直戰勝我的，一切優點全等於零；而他的鶴鶉也一直是  
在鐵圈裏戰勝我的較優的。我一定要再去埃及；  
我雖然爲了我的安寧接受這一次婚姻，  
我的快樂却是在東方。

〔溫提特斯上。〕

啊，你來，溫提特斯，

你要立刻到帕提亞去：你的指令已經備妥，  
跟我來，把它拿去。

〔同下。〕

#### 第四景 同上 街上

〔雷比德斯，梅西納斯及阿格立帕同上。〕

雷 你們不必再費事了：請你們，趕快  
跟隨你們的將軍出征吧。

阿 大人，馬可安東尼，

祇須向奧達維亞親吻告辭，我們就跟他走了。  
雷 在我看見你們披掛起全身軍裝之前，

你們那樣打扮最爲相宜，暫別了。

梅

我們會，

據我推測這行程的時間，在你之先到達  
那山脚的，雷比德斯。

雷

你們的路程近些；

我的計劃必須多繞一些路：  
你們可以比我先到兩天。

阿梅

大人，但願馬到成功！

雷  
再會。

〔同下。〕

### 第五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皇宮

〔枯婁葩，卡米安，伊拉斯，及亞立克沙斯同上。〕

枯  
給我一些音樂聽聽：音樂乃是我們這些

作愛情生意的感情的食糧。

侍從

把音樂奏起啊！

〔闖人瑪狄安上。〕

枯 算了；我們去打彈子吧：來，卡米安。

卡 我的臂膀酸痛得很；最好同瑪狄安玩吧。

枯 同闖人一起玩，簡直像女人同女人

在一起玩一樣。來吧，你陪我玩嗎，先生？

瑪 一定盡我的能力的，夫人。

枯 祇要是表示了誠意，雖然有所不足，

扮演的人也可以請求原諒了。我現在不要玩了：

把釣魚的工具給我；我們到河邊去：在那裏，

有音樂在遠方輕奏，我就要騙上那些

棕色鰓鰭的魚兒；我那彎彎的鋼鈎要刺穿

它們粘滑的口腔；然後，在我把它們拉起時，

我就把它們每一條都當做安東尼，

我就說「啊，哈！把你捉牢了。」

卡 那時真有趣，你在

釣魚時下注；當時你的潛水人

在他的鈎子上掛一條鹹魚。他高興極了

把它拖起來。

枯 那時候，——啊，多少次！——

我簡直把他笑得發怒；而在那夜晚  
我又把他笑得服貼耐性；而在第二天早上，  
在九點鐘以前，我就把他灌醉睡在床上；  
然後我把我的長短衣裳爲他穿上，而我  
却佩戴起他的非立般寶劍。

〔一送信人上。〕

啊，從意大利來的！

把你豐盈的消息趕快塞進我的耳腔裏來，  
它們已經乾旱好久了。

送信人

夫人，夫人，——

枯 安東尼死了！——若是你說這話，惡棍，

你就是把你家夫人殺了；可是康健而自由，

若是你那樣說他，就有黃金在此，這裏

還可以親吻我最高貴的手；這隻手有許多國王

吻過，而且在吻時發着抖。

送信人 第一點，夫人，他是康健的。

枯

好的，多拿些金子。

可是，漢子，我們時常

也說死人是康健的；把這話說成那樣，我可就要把給你的金子熔化了，倒進你那萬惡的喉嚨。

送信人

好夫人，請聽我說。

枯

好的，你說，我聽就是了。

可是在你的臉上全無好樣子：若是安東尼真的是自由而康健，——這種難看的臉色會是如此好消息的預告！若是他有什麼不幸，你應該似那忿怒的神一般滿頭是蛇到這裏來，不該有什麼人的形狀。

送信人

可能請你聽我說嗎？

枯 我真有心在你發言之前先打你一頓：

可是，若你說安東尼還在人世，却是好事，或是說他與該撒感情友善，或不受他控制，我就使黃金似大雨般降賜在你身上，令珍珠似冰雹一樣。

送信人

夫人，他是健在的。

枯

說的好。

送信人 而且與該撒爲友。

枯 你是個誠實人。

送信人 該撒與他的友誼從來不會如此友善。

枯 你向我討一份大家私吧。

送信人 可是，夫人，——

枯 我不喜歡這「可是」，它把前面的好話

都推翻了；令你那「可是」滾出去！

「可是」是一個引出巨惡大凶的

獄卒。我請你，朋友，

把這事態的全體都灌在我的耳裏，

好的同壞的全不拘：他是該撒的友人，

你說他身體康健；你又說他逍遙自由。

送信人 自由，夫人！沒有；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他同奧達維亞訂盟了。

枯 我的面色蒼白了，卡米安。

送信人 夫人，他同奧達維亞結婚了。

枯 叫你得一陣最惡毒的毒疫！

〔將他打倒在地上。〕

送信人 好夫人，耐心些。

枯

你說什麼？滾開，

〔又打他。〕

怕人的惡棍！不然我可要拿你的眼珠。

當做球來踢；我要拔光你的頭髮：

〔她將他拖來拖去。〕

你應該遭受鋼絲的毒打，被醃在滷水裏，

遭受這樣永遠不休的苦刑。

送信人

天恩的夫人，

我是報告消息的人，那婚姻並不是我促成的。

枯 你說沒有這回事，我就賞給你全省的土地，

令你的財產終生享用不盡：你所挨的打

會爲你掙得終生太平。爲了你激我發怒，

我要盡力給你無窮的恩惠，全用不着

你微力的乞求。

送信人

他是結婚了，夫人。

枯 混人，你是活得太久了。〔拔出刀來。〕

送信人

不得了，我得快些跑。

你這是什麼意思，夫人？我沒有犯什麼錯啊。

〔下。〕

卡 好夫人，請你把性子控制一些：

這個人是無罪的。

枯 有些無罪的人也逃不脫天雷殛打。

把埃及全溶解在尼羅河裏！把仁慈的生靈

全變成毒蛇！把那奴才喊來：

雖然我瘋了，我不會咬他的：去叫他來。

卡 他不敢來了。

枯 我不會傷害他的。

這兩隻手都失了尊嚴，竟來打

一個比我低賤的人；既然是我自己

造成的這種禍根。

〔卡米安及送信人又上。〕

你走過來，先生。

你雖然是個誠實人，可是傳報壞消息

却從來不是一件好事：對於一件好消息

要說上千遍萬遍；可是壞消息却應該

令它在自己覺到時自行說出來。



送信人

我是盡我的責任。

枯 他結婚了？

若是你再說一聲「是」，我可真要恨你入骨了。

送信人

他結婚了，夫人。

枯 天神們都詛咒你！你還堅持這個？

送信人 我應該撒謊嗎，夫人？

枯

啊，我但願你撒謊，

但願我埃及的半部疆土都被洪水淹沒，變成了

鱗甲披滿的水蛇的池塘！走，你走開！

即使你有納西色斯一樣美好的臉？對於我

你也是醜惡無比。他結婚了？

送信人 我請你陛下原諒。

枯

他結婚了？

送信人 請不要動怒，我是無心激怒你的：

爲了你使我去做的事將我責罰，

似乎太不公平了：他同奧達維亞結婚了。

枯 啊，是他的過錯把你變成了一個傻子，

你本不是的；怎麼？你確實嗎？ 你走吧！

你從羅馬攜帶回來的貨物對於我是

實在太珍貴了；令它們滯銷在你手裏，

令你受它們的禍！

〔送信人下。〕

好心腸的陛下，耐些性子。

卡 枯 在讚美安東尼時，我會貶斥過該撒。

卡 有許多次，夫人。

枯 我現在受到報應了。

引我離開這裏吧；

我要暈倒了：啊伊拉斯，卡米安！ 沒有干係。

好亞立克沙斯，你到那傢伙那裏去；叫他

說出來奧達維亞的面貌，她的年齡，

她的態度，叫他把她頭髮的顏色

都不可以遺漏：趕快回來報告給我。

〔亞立克沙斯下。〕

叫他永遠不必回來了：——可是不能——卡米安，

縱使他的畫像一面是高貢凶神，

而另一面是戰神瑪爾斯。 你去告訴亞立克沙斯

【對瑪狄安。】

叫他報告我她有多麼高。可憐我吧，卡米安，可是不要同我說話。引我到臥室裏去。

【同下。】

## 第六景 米珊寧山附近

【軍樂齊奏。彭貝及麥拿斯自一端上，鼓聲及號聲；在另一端，該撤，安東尼，雷比德斯，埃諾巴布斯，梅西納斯同上。兵士多人前進中。】

彭 我這裏有你們的人質，你們也有我的，在開戰之前我們先來談判。

該

最合適

我們先來談講道理；所以我們才在事先將我們的主意寫下來送交給你；這個，如果你已經考慮，便請告知我們它是否可以令你收起那意懷不滿的刀劍，將無數高大精壯的青年人重領回到西西里，不然他們都將喪身此地。

彭

對你們三位，

這偉大世界僅有的元首，

上帝的主要代理人，我不知道

我的生身之父親爲何缺少報仇的人物。

他既有一個兒子與許多朋友；既然尤利斯該撒，

他的幽靈在非立比魅惑着善良的布魯特斯，

在那裏看你們爲他復仇。究竟是什麼事

激使那面容鐵青的開伊斯去謀叛；又是何事

使那榮譽最高的，可敬的羅馬人，布魯特斯，

率領着武裝的其餘人等，都是自由的美好的侍從，

把元首儀事應用鮮血浸透；還不是爲了他們要

一個人祇能做一個人的事？也就是這件事

促使我理處我的船隻；在它們的重壓之下

那憤怒的海洋噴吐着白沫；用這個，我要

痛責那蔑視一切的羅馬人對待我高貴的先父

所用的那種無恩無義。

你不用急。

該

安 彭貝，你不必用你的海軍來威嚇我們；

我們就到海上來同你一決雌雄；在陸上，你知道我們的力量比你的雄厚多少。

彭

在陸上，的確是的，

你比我的實力要多上一所我先父的宅第：

但是，既然野鳩是專門佔住別人的巢穴，

你就把它當做你自己的住下去吧。

雷

請你告訴我們——

因為這件事尙與目前的事無關——你對於我們向你提出的意見做何等主意。

該

這才是主要的事。

你不要聽從勸告去行事，你祇須考慮

那收獲有多大價值。

該

以及有何等慘果，

倘你一定要亡命一拚。

彭

你們提議劃分給我

西西里及薩丁尼亞；同時我必需清除

海面上的一切海盜；然後，再向羅馬

輸送大量的麥子；若我同意這種條件，

大家便好意的分手，刀刃無損，盾甲

也無傷的荷回。

該，安，雷 這正是我們的條件。

彭 那麼，請聽清，

我到你們面前來時，已經是一個準備接受

這個條件的人；可是馬可安東尼

有些使我惱怒；雖然我因為說它出來

便喪失了這事的可稱讚處，你可是要知道，

當該撤與你的兄弟互相爭鬥時，

你的母親逃到西西里來，在那裏受有

友誼的欸待。

安 我聽說這件事了，彭貝；

而且我會考慮許久如何對我所虧欠你的人情

償付大量的謝意。

彭 令我同你握手吧：

我沒有想到，大人，會在這裏遇見你。

安 東方的床榻是溫柔的；現在真感謝你，

因為你促使我提早從那裏歸來；

現在我頗受這事的益處。

該 自從我上次見你，

你似乎改變了。

彭 是的，我不知道

那辛苦的命運在我臉上刻劃出何等痕跡；

但是她却永遠不能走進我的心胸，

將我的心變成她的奴僕。

雷 在這裏又是幸運的相逢了。

彭 我但願如此，雷比德斯。似這樣我們同意了：

我切盼把我們的協定即刻寫出

由我們將它簽定。

該 第二步就做這件事。

彭 在我們分手之前我們要互相歡宴；請令我們

拈鬮來決定誰先開始。

安 我先來作東，彭貝。

彭 不必，安東尼，拈鬮吧：不過，不論

遲早，你優美的埃及廚藝

定會一顯身手的。我聽說尤利斯該撒

都因在那裏盛宴而發福了。

安 你的見聞很廣呢。

彭 我這是好意的話，大人。

安 而且也用的好字眼。

彭 那時我還聽見了這件事：

我聽說，阿普晏多洛斯拾上——

埃 不必再說了：他是的。

彭 是什麼，我請問你？

埃 用軟榻把一位女王拾給該撒。

彭 我認識你了；你怎樣，軍人？

埃 很好；

而且看起來還會更好些：因為，我看

至少有四場宴席要來了。

彭 我們來握手吧；

我從來沒有恨過你：我曾經看見過你作戰，

我當時好不艷羨你那種樣子。

埃 大人，

我從來沒有很喜歡過你：可是我却稱讚過你，  
那時你的行徑實在超越我所說的關於你的話



足足有十倍。

彭 我很喜悅你的坦白，

它對你是再配稱不過了。

我請你們大家都到我的船樓上來：

肯引先嗎，三位大人？

該，安，雷 請帶路吧，大人。

彭 來。

〔除麥拿斯及埃諾巴布斯外均同下。〕

麥〔自語〕 彭貝，你的父親若在，絕不會接受這種協定的。——你同我會經會過面的，

大人。

埃 在海上，我想是。

麥 是的，大人。

埃 你在海上很得意的。

麥 你在陸上也是的。

埃 凡是肯誇讚我的人我都肯誇讚他；雖然沒有人能否認我在陸地上的成就。

麥 也沒有人能否認我在海面上的。

埃 是的，可是爲了你的生命安全怕你却要否認一件事：你曾經是海上的一個大強盜

呢。

麥 而你也是陸上的一個。

埃 那個我可要否認我陸上的功勞了。不過，我們握手吧，麥拿斯：如果你的眼睛有權力，它們可要捉到兩個強盜在親近了。

麥 一切男人的臉都是誠實的，不管他們的手怎樣。

埃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美麗婦人的臉是誠實的。

麥 倒不是罵人的話；她們專門偷男人的心。

埃 我們本是到這裏來同你們作戰的。

麥 對於我，我很難過他們把這事變成了一場酒。

埃 彭貝在今天隨便就把他的好運笑掉了。

埃 倘若如此，真的，他再哭都哭不回来了。

麥 你的話一點不錯，大人。我們沒以為馬可安東尼會在這裏，請問你，他同枯婁葩結婚了嗎？

埃 該撒的姐姐是叫奧達維亞。

麥 是的，大人；她是開伊斯瑪西勒斯的妻室。

埃 可是她現在是馬可安東尼的妻子。

麥 真的，大人？

埃 是真的。

麥 那麼他同該撒是永結友好了。

埃 若是我必需來作證這一個結合，我却不願如此預言。

麥 我想這一次結婚主要是爲了一種政治上的方便而不是爲了雙方的愛情。

埃 我也這樣想。可是你遲早會發現的，這在目前似乎將他們友誼束起的結子將來反而會變成扼殺他們友好的兇手的：奧達維亞倒是純潔，冷靜，不言不語的。

麥 又有誰不願意他的妻子如此？

埃 他本人不如此的却不願意；那人正是馬可安東尼。他總是要重回到他埃及的席上去：那時奧達維亞的吁嘆便要揚起該撒的怒火；然後，似我才說過的那樣，他們之間友好的力量就會變成他們不和的直接主動力。安東尼是會隨便使用他的愛情的：他在這裏結婚祇是爲了一時的方便。

麥 也許正是這樣。來吧，大人，上船去嗎？我爲你備下了健康酒呢。

埃 我就來接受的，大人：我們在埃及時已經把喉嚨用上多少回了。

麥 來，我們走吧。

〔同下〕

## 第七景 在彭貝的船樓上，米珊寧山附近。

〔音樂輕奏。一三僕役持酒後零食上。〕

僕1. 他們就要到這裏來了，伙計。他們有幾棵樹的脚跟早就立不住了；祇需一陣輕風就可以將它們吹倒。

僕2. 雷比德斯的臉紅得很。

僕1. 他們叫他把剩下的酒都喝了。

僕2. 當他們互相逼喝着酒的時候，他直喊「够了」；用他的好話請他們和解，而自己却喝了不少。

僕1. 可是這樣他自己却同他的謹慎性子大開爭端了。

僕2. 當然，強同大人物擠在一堆的結果就是這樣：我寧肯拿一根沒有用的蘆桿在手裏，也不願意有一隻拿不動的長槍。

僕1. 強站在一個偉大的圈子裏，可是在裏面一點聲色都沒有就如同應該有眼珠而偏偏沒有的空眶子一樣，把那一張臉都可憐的毀了。

〔花腔。該撒，安東尼，雷比德斯，彭貝，阿格立帕，梅西納斯，麥拿斯及其它船長多人同上。〕

安〔對該〕 他們就是這樣做，大人；他們計算尼羅河的水位全根據一根石柱上的尺度；他們知道，

根據它的高點，低點，或是中央，未來的是

荒歉還是豐收；尼羅河漲得愈高，

收穫的希望就愈美好；在它水落的時候，播種的人

便將他的種子撒在那粘滑的泥土之上，不久以後

豐收便來了。

雷 你們在那裏很有些奇特的蛇。

安 是的，雷比德斯。

雷 你們埃及的蛇是出在泥裏受着太陽光的滋養的；你們的鱷魚也是這樣的。

安 它們是這樣的。

彭 請坐下吧——再拿些酒來！爲雷比德斯的健康飲一杯！

雷 我現在不行了，不像從前那樣了。可是我從不叫饒的。

埃 在睡倒以前是不會的；我恐怕你在那時以前要行也是不能行了。

雷 是的，不錯。我聽說托落美的金字塔是很好的東西呢；絕不含糊，我聽說過的。

麥〔向彭私語〕 彭貝，我有一句話。

彭〔向麥私語〕

小聲告訴我：什麼話？

麥〔向彭私語〕 請你離開坐位一下，我請你，隊長，

聽我說一句話。

彭〔向麥私語〕

等一會。

這杯酒敬祝雷比德斯健康！

雷 你們的鱷魚是種什麼樣的東西？

安 它的形狀，大人，就似它自己那樣；它的寬度就像它自己那樣寬；就似它自己那樣

高，用它自己的脚爬動；它靠着它的飲食爲生；在它的魂靈出了竅時，它就變樣

了。

雷 它是什麼顏色的？

安 當然是它自己的顏色。

雷 它真是條奇異的蛇。

安 一點不錯。而且它的眼淚還是濕淋淋的。

該 這種描寫能使他滿意嗎？

安 有彭貝給他的那杯康健酒就行了，不然他簡直是個酒肉之徒。

彭〔向麥私語〕 去上吊，去，上吊去！告訴我這種事？走開？

照我吩咐你的話去做。我要的那個杯子在哪裏？

麥〔向彭私語〕 若是爲了功勞的緣故你肯聽我說，

從你的椅子上立起來。

彭〔向麥私語〕 我想你是瘋了。還有什麼話？

〔站起，走向一旁。〕

麥 我向來是最尊敬你的好運的。

彭 你是的，曾經忠心的爲我作事。你還有什麼話說？

盡興作樂，列位大人。

安 你當心，雷比德斯。

潛在的礁石，因爲你要下沉了。

麥 你可要做全世界的主人？

彭 你說什麼？

麥 你可要做全世界的主人？這是第二遍了。

彭 那又怎樣？

麥 你祇需多想想，

因爲，你雖然以爲我窮，我這人

可能拿全世界送給你。

彭 你可會暢飲一番？

麥 沒有，彭貝，我還滴酒未沾。

祇要你有膽子，你便是地上的約美大神：

一切凡是大海所包，蒼天所罩的，

都是你的，若是你想要。

彭 告訴我用什麼方法。

麥 這三個分有世界的人物，這些伙伴，

現在都在你的船上：讓我去把繩纜切斷；

然後等我們航到海上時，把他們一起殺了：

一切就都屬於你了。

彭 啊，這件事你應該先動手做，

而不應該先說出來！在我這是件萬惡的事；

而在此却是件忠心的事。你應當知道，並不是我的獲利引領我的榮譽去行事，而是我的榮譽領導它。後悔你的舌頭洩露了你的行爲吧：不令我知道便做了，我會在事後認爲你做得妥當；

可是我現在却必須斥責它了。不要再想了，去飲酒吧。

麥〔自語〕爲了這個，

我將永遠不再追隨你這倒霉命運了。

在送上門來時不肯收受，將來再去

尋覓時，却尋不到了。

彭 這是雷比德斯的健康酒！

安 把他抬上岸去吧。我來替他喝，彭貝。

埃 這是祝賀你的，麥拿斯！

麥 埃諾巴布斯，歡迎的很！

彭 把酒杯斟得溢出來。

埃 那傢伙氣力真不小，麥拿斯。

麥 怎樣？

〔指着把雷比德斯背出去的侍從。〕



埃 他背負這世界的三分之一呢，夥計；你沒見到？

麥 那麼，三分之一都喝醉了；但願全部都爛醉如泥，

那樣就可以像輪子似的滾了！

埃 你喝吧；叫它滾得更快些。

麥 來吧。

彭 這個還比不上那埃及的盛宴的。

安 它越來越像了。把酒桶打開，喂！

這一杯敬祝該撒！

該 我但願能够不喝了。

把我的頭腦說一遍真是件大費氣力的事，

而越說越渾濁了。

安 就逢場作戲一次吧。

該 你先喝，我就來回敬一杯：

但是我却寧挨上四天餓

也不願在一天裏喝這許多酒。

埃 哈，我勇敢的皇帝！

〔對安東尼。〕

我們現在來跳個埃及的酒神舞好嗎，

來慶祝我們的宴飲？

我們來跳，好軍人。

彭

來，我們都來拉起手，

一直到那戰勝一切的醇酒把我們的知覺都深浸在  
那溫柔而舒暢的利士河裏。

埃

都來拉手。

用那宏亮的音樂向我們的耳腔放一排大炮：

現在我來把你們都排起：然後這孩子就來唱出

那疊句每個人都盡力的，盡他那強壯的

胸腔的最大可能拚命的唱。

〔音樂奏起。埃諾巴布斯使大家摻手。〕

歌詞

來啊，你葡萄美酒的至尊，

健壯的巴刻斯有紫色的眼睛！

在你的杯裏把我們的憂愁沒淹，

用你的葡萄爲我們頭髮加上王冠：

爲我們加杯，到世界昏轉，

爲我們加杯；到世界昏轉！

該 你還有什麼更多的要求！ 彭貝，晚安了。 好兄弟，

請令我邀請你登岸吧；我們更重大的責任

會看着這種縱飲繚眉的。 列位大人，我們散了吧；

你看我們的面頰都火燒似了的：健壯的埃諾巴布斯

也被這酒壓服了；而我自己的舌頭

也吐字不清了：這種狂放的醉態幾乎

使我們都變爲可笑了。 何需再說什麼話？ 晚安。

好安東尼，握手吧。

我一定再到岸上來試試你的酒宴。

一定的，大人：請同我們握手吧。

彭 安 彭  
啊安東尼，

你佔住着我父親的宅第，——可是，什麼？我們現在是朋友了。

來吧，到小船上去。

埃 當心不要跌倒。

〔除埃諾巴布斯及麥拿斯外均同下。〕

麥拿斯，我不要回岸上去了。

麥 好的，到我的艙裏來。

這些鼓！這些喇叭，笛子！ 怎樣！

叫海神聽我們向這些大人物們

大聲喊一聲再會吧：奏起來絞死它，奏出聲來！

〔軍號聲，還有鼓聲。〕

埃 哈哈！他說話了。我的帽子喂。

麥 哈哈！高貴的隊長，來吧。

〔同下。〕

## 第三齣

### 第一景 叙利亞的平原上

〔在凱旋儀式中溫提特斯上，後隨西流斯，及其它羅馬人，官吏及兵士各多人；巴考洛斯的屍體被高舉在他面前同上。〕

溫

現在，神射的帕提亞，你被射中了；現在

善念的命運使我成爲馬可斯克拉蘇斯之死的

復仇人。把這國王之子的屍首拾在

我們的大軍前面。奧洛台斯，你的巴考洛斯，

爲了馬可斯克拉蘇斯償還了這筆債。

西

高貴的溫提特斯，

當你的寶刀還染着帕提亞人的熱血時，

你快去追逐那些逃亡的帕提亞人；刺馬馳過米狄亞，

美索不達米亞，那些戰敗逃竄的人們正在

向那裏逃亡；那樣你偉大的上司安東尼

會將你安置在無數凱旋的戰車上而且

在你頭上戴起花環。

溫

啊，西流斯，

我的工作已經够了；你聽好，一個在下的

也許會將一件事做得過大：你學學這個，西流斯；

寧肯丟下不做，也不要

在我們所服侍的人離開此地時用我們的

行事取得太高的聲譽。

該撒及安東尼他們本人的成就

都還不及他們手下的將士：修西斯

是在敘利亞與我同等階級的一個人，他的侍官，

爲了把他自己的聲譽提升過速，

每秒鐘都在增高，結果喪失了他的歡心。

有誰能在戰爭中由於他的戰功超過他的上司，

能够變成他上司的上司呢：而野心，

本是軍人的美德，它是寧注意失敗的所在，

而不注重那使他失意的成功的。

我本可以爲安東尼再多賣些氣力，

可是那樣會使他不歡的；同時即在他的不歡中

西

把我的成就都毀棄了。

溫提特斯，你真有

那種長處，若沒有它，一個軍人可以說同他的刀就很少分別了。你要寫個報告給安東尼嗎？

溫 我一定卑微的用他的名字將這件事報告給他，

我說他的名字乃是戰爭中的神奇的字；

怎樣，用了他的大旗以及他的給養良好的士兵，

我們把那從未敗北過的帕提亞之騎兵

打得落花流水似的。

他現在在哪裏？

西 溫 他在計劃到雅典去：我們還有如許多的

事物要設法搬運，我們一定要趕速辦理，

以便比他先到那裏。前進，喂；走過去！

〔同下。〕

## 第二景 羅馬 該撒住宅中的一間前廳

〔阿格立帕自一門上。埃諾巴布斯自另一門上。〕

阿 怎麼，那兩位郎舅分手了？

埃 他們把彭貝的事辦妥了，他已經走了；

另外三個人正在簽字。奧達維亞正爲了

要離開羅馬而落淚；該撒也在傷心；而雷比德斯，據麥拿斯說，自從那一次彭貝的盛宴後，一直在患着虛弱的貧血症。

這高貴的雷比德斯。

阿 真是個好角色：啊，他多麼愛該撒！

阿 是啊，可是他又多麼崇拜馬可安東尼！

阿 該撒？當然，他是人類的朱彼得大神。

阿 安東尼又是什麼？是朱彼得的神。

阿 你說該撒？ 怎樣！ 他是無人能比的！

阿 啊安東尼！啊你這阿刺伯的鳥！

阿 你若讚美該撒，說「該撒」就够了：不必再多說。

阿 真的，他對他們兩個都盡力說着讚美的話。

阿 可是他是最愛該撒的；可是他也愛安東尼：

嘿！心，舌，樣子，筆，唱歌的，寫詩的，都不能

思想，說，表示，寫，唱出，吟哦這許多，嘿！

他對於安東尼的愛。 可是對於該撒，

祇有下跪，下跪，莫明其妙。

阿

兩個他都愛。



埃 他們是他的輕盈翅，他是他們的笨軀體，

【幕後軍號聲】 這個；

這是上馬號了。再會了，高貴的阿格立帕。

阿 好運氣，高貴的軍人；再會了。

【該撒，安東尼，雷比德斯及奧達維亞同上。】

安 不要再送了，大人。

該 你從我這裏取去了我的一大部份；

在那裏你要好好待我。姐姐，請你似我所想像的

做一個好妻子，就似我最遠的印戳能爲你

作堅實的證記一樣。最高貴的安東尼，

不要令這一方精工，——我們特地將它安放

在我們兩人之間來堅持我們的友情，

使它永久，——不要令它反而成爲撞破這壁壘的

原動力量；因爲倘若我們雙方沒有維護它的

決心，還不如無需它來加強我們的友愛

更好些。

安 不要用你的疑慮來

使我不歡了。

該 安

我的話祇有這個。

你雖然担心，

你却定然無從發現那使你的擔憂實現的最微細的緣由：現在，天神們保佑你，全羅馬人民的心思全服從你的意旨！我們就在這裏分手了。

該 再會了，我最親愛的姐姐，同你再會了：

願天風與海水都保佑你，令你的精神無比的歡暢！再會了。

奧 我高貴的兄弟！

安 四月天氣在她的眼裏：這乃是愛情的春天，

這便是使百花茁放的甘霖。高興些。

奧 大人，當心照顧我丈夫的宅第；同時——

該 什麼事，

奧 達維亞？

奧 我來低聲告訴你。

安 她的舌都不肯聽從她心思的指揮，而她的心

也無從將那些話告訴給她的舌了，——天鵝的軟絨，

在潮水滿漲時也鬆鬆的漲起，完全不知何所適從了。

埃〔對阿旁白〕 該撒會哭嗎？

阿〔對埃旁白〕

他臉上不是一片烏雲。

埃〔對阿旁白〕 他就是這樣不好，但願他是一匹馬；

做了人，他也是這樣的。

阿〔對埃旁白〕

可是，埃諾巴布斯，

當安東尼發覺尤利斯該撒死了，

他哭得同嗥叫差不多；而在非立比

當他看見布魯特斯被殺時他也哭了。

埃〔對阿旁白〕 真的，那一年他簡直害了落淚病；

爲了他誠心詛咒的事他都會落淚，一直到，

真的是，我都哭了他才停。

該

不會的，親愛的奧達維亞，

你一直會得到我的信的；時間都不會

使我忘記你。

安

罷了，大人，罷了；

我要用我愛情的膂力同你較量一番了：

你看，我勝過你了；現在我要離開你了，  
將你交給天神們去照應。

該 再會了；不必難過！

雷 令所有的天星都用它們的光明

照耀你們美好的行程！

該 再會了，再會了！

〔吻奧達維亞。〕

安 再會！

〔軍號聲。同下。〕

### 第三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宮中

〔枯婁葩，卡米安，伊拉斯及亞立克沙斯同上。〕

枯 那個人在哪裏？

亞 有點不敢來了。

枯 胡說，胡說。

〔前送信人上。〕

你過來，先生。

亞 好陛下，

除了在你高興的時候，連猶太人的赫洛得都不敢正眼看你一眼。

枯

我正想要

那赫洛得的頭：可是怎樣辦，安東尼走了

我又叫什麼人去砍呢？你走過來。

送信人 最有天恩的陛下，——

枯 你可曾見過奧達維亞？

送信人 見過的，威嚴的女王。

枯 在那裏？

送信人 在羅馬，夫人；

我同她面對着面，看見她被引行在

他兄弟與馬可安東尼之間。

枯 她可有我這樣高？

送信人

她沒有，夫人。

枯 你可曾聽到她說話？她的聲音是高還是低？

送信人 夫人，我聽到她說的；她是低嗓音的。

枯 那可不很好：他不會喜歡她很久的。

卡 喜歡她！啊愛細斯！那不可能。

枯 我也如此想，卡米安：音調低啞，又矮小！

她的行動有什麼尊嚴？ 想想看，

若是你曾經見過有尊嚴的人們。

送信人

她簡直似在爬：

她的行動同立態完是一樣的；

她祇是代表着一具軀體，並沒有生命，

是雕像不是活着的人。

枯

真的嗎？

送信人 不然我就沒有了觀察力。

卡

在全埃及都找不出

三個比他更會觀察的人。

枯

他是很有眼力的；

我看得出來：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這傢伙判斷得不錯。

卡

很不錯。

枯 你猜一下她的年紀，我請你。

送信人

夫人，

她本是一個寡婦，——

寡婦！卡米安，你聽。

送信人 我想她有三十歲。

枯 你可會記清她的臉龐？ 是長的還是圓的？

送信人 圓得幾乎難看了。

枯 一般人都相信有這種臉龐的人都很蠢的。

她的頭髮呢，什麼顏色？

送信人 棕色的，夫人；而且她的前額實在是

不能更低了。

枯 這裏是給你的金子。

你不要難過我上次對待你那樣利害：

我要再打發你回到那裏去；我認爲你

做這件事最爲稱職的；你去準備妥當；

我的信就來準備。

〔送信人下。〕

卡 他是一個漂亮漢子呢。

枯 是的，他是的：我很後悔上次

那樣苛待他。現在，我想，根據他的報告，

這人算不了什麼的。

卡 算不了什麼，夫人。

枯 這個人見過些有尊嚴的人，他應該知道的。

卡 他看見過有尊嚴的人？不然愛細斯都會禁阻的，

他侍候過你那樣久！

枯 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他，好卡米安：

可是沒有干係的；你去把他領到

我寫信的那地方來。一切都會順利成功的。

卡 我敢担保，夫人。

〔同下。〕

#### 第四景 雅典 安東尼宅邸中的一室

〔安東尼及奧達維亞同上。〕

安 不然，不然，奧達維亞，不僅是這個，——

這個還是可以原諒的。這個，同成千的

同等重要的事，——但是他重新又向

彭貝作戰；自作決定，而且把它

公開宣讀：

簡直未曾提到我：當他不能不給我



榮譽的稱謂時，他祇冷淡而

不情願的說出來；他給我最小氣的待遇；在最好的時機到來時，他也不肯接受，不然便祇做最敷衍的語句。

奧

啊我的好夫君，

不要都相信它；不然，若你必需相信，也不要全部痛恨。假使真有這種分歧，便再沒有比我更慘的女人置身其間了，爲兩面都禱告上帝：

那善良的神都會立刻就嘲笑我，

當我禱告，「啊，請祝福我的夫君大人！」

我就等於抹消這句禱語，倘我同樣大聲的喊道，

「啊，請祝福我的兄弟！」丈夫勝吧，兄弟勝吧，

我禱告，而又摧毀這禱語；在這兩極端間

簡直沒有中點。

安

溫和的奧達維亞，

請令你最大的愛專注在那最企望

保持它的所在：假使我喪失了我的榮譽，

我便喪失了一切：倘若我成爲無聲無臭了，還不如不是屬於你的好些。可是，似你所希望，你去爲我們調停吧；同時，夫人，我要立刻來做戰爭的準備，以便掩住你兄弟的光芒：你趕快進行吧；你可以隨便行事的。

奧

多謝我的丈夫。

約美神的大力都使我爲你們調解的力量變成最微最弱的！你們之間的爭鬥會使這世界同分崩了一般，祇有殺人成山才能彌補起來這個裂隙。

安

當你發現這件不幸事的起源處時，你便祇需對它不歡；因爲我們的過錯絕不能完全相等，竟使你的愛把它們做等量齊觀。準備你的啓程吧；你自去選擇你的旅伴，同時儘管說出你所需要的費用。

〔同下。〕

## 第五景 同上 另一室

〔埃諾巴布斯及愛羅斯自兩端上。〕

埃 怎麼樣，朋友愛羅斯！

愛 有一件新奇的消息來了，大人。

埃 什麼事，漢子？

愛 該撒同電比德斯同彭貝宣戰了。

埃 這是舊事：結果怎樣呢？

愛 該撒在利用了他共同對彭貝作戰之後，立刻就否認了他伙伴的權利：不肯令他享受勝利的光榮；而且還不止此，他還指控他以前寫給彭貝的信件；然後經他自己的要請，把他加以逮捕；所以那可憐的第三份算是完了，祇等着死亡來將他釋放。

埃 那麼，世界啊，你祇剩有一對人物了，不再有了；

你就把你所有的一切貨物都扔在他們兩人之間，

叫他們摩擦個乾淨。安東尼現在那裏？

愛 他在花園裏散步——似這樣；把他面前的

葦草用力踢；口裏喊着，「雷比德斯這傻子！」

作勢要扼死他那殺害彭貝的

軍官。

埃 我們的大海軍已經準備下了。

愛 對付意大利同該撒。還有，多米特斯；

我家大人立刻要見你：我應該把

我的新聞說在後頭的。

埃 沒有什麼事的，

就算這樣吧。領我到安東尼那裏去。

愛 來吧，大人。

〔同下。〕

## 第六景 羅馬 該撒的住宅

〔該撒，阿格立帕，梅西納斯同上。〕

該 在亞歷山大，他幹了這許多侮辱羅馬的事，

而且還有：那情形就似這樣：

在大庭廣衆之間，在銀製的寶座之上，

枯婁葩同他在黃金的坐椅上，

當衆走上了王座：在他們脚下坐着

該撒利翁，他們爲我父親的兒子所加的名字，

同他們的淫慾在那裏所生出的

一切子嗣。他把埃及王國的全部都給了地；令她成爲

下敘利亞，賽普魯斯，利地亞的無上的女王。

梅

這個是在衆目昭彰之下？

該

就在他們檢閱軍隊的廣場上。

他在那裏宣佈他的諸子爲王中之王：

他把偉大的米地亞，帕提亞，及阿美尼亞，

封賜給亞歷山大，將敘利亞，西利西亞，

及非尼西亞封賞給托勒美；她呢

打扮做女神愛細斯的模樣

在那天出現；據我所得的報告

她以前時時這樣接見賓客。

梅

應該叫羅馬人

都知道這件事。

阿

他們在厭倦了他的這種

無禮之後，就會撤消對他的好感了。

該

人民都知道了；而且現在還知道了

他的控訴。

他控訴誰？

阿 該

該撒：他說，我們在西西里

把賽克特斯彭貝擊潰之後，沒有把

那一份島土分給他；然後他又說，他曾借給我

一些船隻而我不會還他；最後，他不高興

我們把執政中的雷比德斯

取消了權利；而且，在事後，我們又

獨佔了他的全部產業。

大人，這個應該答覆他的。

阿 該

這件事已經做了，使者已經出發。

我告訴他說，雷比德斯變得過爲專橫；

他污辱了他那崇高的地位，

所以應該被撤換；至於我所佔有的，

我答應分給他一份；可是那樣，在他的阿美尼亞，

以及他所征服的其它王國，我也要求

享有同樣的權利。

梅

那個他絕不會答應的。

該 那麼我也就不能答應他這件事。

〔奧達維亞及她侍從同上。〕

奧 讚美你，該撒，我的大人！ 讚美，最親愛的該撒！

該 真不情願我叫你做被人遺棄的！

奧 你沒有這樣稱呼過我，而且你也沒有理由。

該 你爲什麼似這樣偷偷的走到我這裏來？ 你的行爲

全不像是該撒的姐姐；安東尼的妻子。

應該有一支大軍做她的報信人，而且

應該在她出現以前許久就有馬匹的嘶鳴

報告她即將來臨；大路兩旁的樹上

都應該坐滿了人；引領翹望的都會暈厥，

等待着不能使他滿足的事；還不止此，

塵土都應該飛揚到天空的頂點，

被你衆多的隊伍所攙起；而你現在來了

却像到羅馬趕場的村姑；禁阻我

表現我對你的深愛，愛而不能表達，

就同不愛一樣；我應該到海上

與遠陸上去接你：令每一站都有

更多的迎迓使者。

奧

我的好大人，

我并不是被逼得這樣返來的，而是全由於我自己的情願。我的丈夫，馬可安東尼，聽見了你在準備作戰，便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愁苦的本人；爲此，我請求他允許我返來。

該

這件事他立刻就答應了，

因爲你是他與他的淫念之間的障礙。

奧

不要這樣說，我的大人。

該

我一直在注意他的行跡，

而關於他的一切消息都被天風吹到我這裏。

他現在在哪裏？

奧

我的大人，他在雅典。

該

不對的，我最受欺弄的姐姐；枯婁葩

已經點首把他喚去了：他們現在正在召集

全世界的君王準備戰事：他召集了

利比亞的國王包克斯，亞刻勞斯，



卡帕多西亞王；非拉台爾孚斯，

巴夫拉勾尼亞的國王；多萊西王，阿達拉斯，

阿拉伯的瑪爾朱斯王；可瑪金王

米斯萊戴蒂斯；龐德王；

猶太的希洛特；包萊蒙同阿明達斯，

米地同萊攷尼亞的兩位國王。

以及還有許多的王節持掌者。

奧

天哪，真是最可憐了，

把我的心剖在這兩個互相爲仇的

朋友之間！

該

歡迎你歸來：

你的信件使我沒有立刻發出我的怒氣；

可是現在我才明白你受了些什麼欺弄，

我的疏忽又有多大危險。你不要難過：

你不要因這時的情形傷心，雖然

這許多無可奈何的事強行擾亂了你的平靜，

祇須令那被命運注定的事聽其自然的進行吧，

不必爲它哀哭。你所受的欺弄

都超出想像的最大限；而那高高在上的天神們，爲了替你報仇，才選定我們以及一切愛你的人們爲你幹這件工作。絕不要難過；我們永遠是歡迎你返來的。

歡迎你，夫人。

梅 阿

歡迎你返來，親愛的夫人。

羅馬的每一顆心都愛你而可憐你。

祇有荒淫的安東尼，他的可厭憎處，簡直大得無邊，祇有他會將你摒棄；將他的權力與尊嚴交給一位無恥的賤婦，向我們囉唆不休。

奧

真的嗎，大人？

絕無疑問。姐姐，歡迎你回來：請你永遠與忍耐相結識：我最親愛的姐姐！

〔同下。〕

## 第七景 阿克提翁附近 安東尼的軍帳

〔枯婁葩及埃諾巴布斯同上。〕

枯 我一定要同你算賬，你放心。

埃 可是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枯 你曾經反對我參加這些戰事，

你說不合適。

埃 可是，真的嗎？真的嗎？

枯 若是他們現在對我宣戰，我爲什麼

不能親自出戰？

埃〔自語〕 可是我知道理由。

枯 你在說些什麼？

埃 你的出現一定會使安東尼格外爲難；

從他的心理，從他的思想，從當時，

擯去了他所不能不注意的事。他已經

被人指責爲懶散怠墮；在羅馬有人說

是一個閹人浮提諾斯同你的女侍們

在主持着這次戰事。

枯 把羅馬淹沒，誰敢批評我們

就令他們的舌頭連根爛！我也担負這戰爭的

一部份經費，我將以一個國家之主的身份，

似男人一般出現在戰場。你不要反對了；  
我絕不能留守在後面的。

埃

不說了，我的話已經說完。

皇帝來了。

〔安東尼及坎尼特斯同上。〕

安

真是怪事，坎尼特斯，

他竟能從達倫吞與布倫杜辛

這樣快的就穿過了伊奧寧海，

佔領了多連。你聽見這個消息了嗎，愛的？

枯

除了玩忽的人，誰都沒有更爲讚美過

這種敏捷。

安

真是責備得好，

最高明的男子也不過祇能如此，

責備那種疏忽之罪。坎尼特斯，我

要同他在海上一決雌雄。

枯

在海上！當然。

坎

我的大人爲何你要如此做？

安

因爲他向我挑戰如此做。

埃 我的大人不也會向他挑戰做單身決鬥。  
埃 是啊，而且還說同他在法賽利亞舉行這決鬥，  
該撒同彭貝作戰的地方；但是這些意思，  
全對他沒有好處，他全都不理睬；

你也應該這樣。

埃

你的船隻沒有人好好掌駛；

你的水手全是些趕驢的，割穀的，全是在強役之下臨時召集來的；在該撒的海軍裏却全是曾經與彭貝久做戰事的人；他們的船隻輕便；你的却笨重；你拒絕同他在海上會戰并不是一件難堪的事，你本來是準備陸戰的。

埃 安

海戰，海戰。

最高貴的大人，你將因此輕拋去  
你在陸上所有那種無上的軍人的本領；  
令你的兵士失望，他們都是久經  
戰陣的負過傷的步兵；你把你那著名的  
軍事才幹拋下了不用，完全丟開那

最有把握的路途；而且把你自己

完全托付給機會與幸運，

沒有穩當的保障。

安 我要在海上作戰。

枯 我有六十隻大船，該撒的一點不見得更高明。

安 我要把我們多出來的船隻全燒掉；

然後，把其餘的船隻分配好士兵。我要

從阿克提翁地岬向襲來的該撒進攻。若是我們失敗，

然後我再同他在陸地上爭鋒。

〔二送信人上。〕

你有什麼事？

送信人 消息是真的，我的大人；已經有人望見他了；

該撒已經佔領了多連。

安 會是他本人在那裏指揮嗎？簡直不可能；

真奇怪他的實力會這樣雄厚。坎尼特斯，

你率領我的十九師人馬駐紮在陸上，

還有我那一萬二千騎兵。我到船上去；

走吧，我的賽蒂斯！

〔一兵士上。〕

什麼事，好兵士？

兵士 呵高貴的皇帝，不要去從事海戰；

不要相信那些腐朽的木板子；你可是信任

這把刀同我的這許多傷疤？ 叫那些埃及人

同非尼西亞人去學鴨子浮水吧；我們

向來是立足在大陸上東西征討，

同他們白刃相接。

安

好了，好了，走吧！

〔安東尼，枯婁葩，及埃諾巴布斯同下。〕

兵士 赫刻列斯在上，我認爲我的主張不錯。

坎 軍人，你的話是對的；但是他的全部行動，

都已經不由他自己作主了；我們的領袖已受別人支配，

我們全是女人的奴才了。

兵士

你現在把

步騎兵都統率在陸上，是不是？

埃 馬可奧大維斯，馬歇斯朱斯提斯，

帕布立可拉，同該列斯，到海上去；

不過我們的軍隊却合駐在此。該撒行軍如此迅速，却真是出乎意外。

兵士

當他在羅馬的時候，

他的軍隊分批的出動，形狀不堪，

把所有的探子全都騙了。

坎

誰在做他的副將，你聽說沒有？

兵士

聽說是一個叫陶魯斯的人。

坎

嗯，我認識他的。

〔一送信人上。〕

送信人 皇帝在傳呼坎尼特斯呢。

坎 這時間在孕懷着消息，用力在生產，

每分鐘都有些出生。

〔同下。〕

## 第八景 阿克提翁附近的平原上

〔該撒及陶魯斯率軍隊進行同上。〕

該 陶魯斯！

陶 我的大人？



該 不要在陸地上出擊，保持軍力：不要挑戰，等我們先結束了海戰再動。不要越出這張命令所指示的範圍：我的命運全依賴這一次孤注呢。

〔同下。〕

### 第九景 平原上的另一部

〔安東尼及埃諾巴布斯同上。〕

安 把我的軍隊安紮在那一座山邊，

面對着該撒的軍陣；從那裏我們可以看清他船隻的確數，以便決定進戰的方策。

〔同下。〕

### 第十景 平原上的另一部

〔坎尼特斯率領軍隊自台左上，至台右下；該撒的副將陶魯斯自台右上，至台左下。均下後，有海戰聲自海後傳出。〕

〔軍號聲。埃諾巴布斯上。〕

埃 完了，完了，全完了！我再不能忍受：

那隻埃及的旗艦，安東尼號，

率領着它六十隻大船，全轉了舵逃散；

看着我的眼珠都爆出來了。

〔斯卡洛斯上。〕

男女天神們，

斯 他們這一羣的全體！

你爲何這樣氣忿？

斯 埃 這世界的一大半就全被一點點的

愚蠢斷送；我們把無數整個的王國與土地

都隨便拋棄了。

戰事的情形怎樣？

斯 埃 我們的戰局就似瘡疤滿佈的疫癘一般，

除了死別無生路。那一個埃及的淫亂女人，——

她一定要得麻瘋症！——在戰事進行的中間，

勝利的機會同一對孿生子似的出現，

份量完全相等，甚至於我們的機會還多些，

她就像被牛虻叮了一口似的，似六月中中的母牛，

突然張起帆來跑了。

埃 那個我看見了：

我的眼睛看見它都發痛，再不能忍受多看些時候。

斯 她轉舵逃跑之後

她那魔術的偉大犧牲品，安東尼，也鼓起他的翅膀，似迷戀的雄鳧，在戰爭的高潮中落荒而走，從後面去追她：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恥的事，從來沒有見過經驗，榮譽，同男子氣概，似這樣將它們自己毀壞。

埃 真可哀，真可哀！

〔坎尼特斯上。〕

坎 我們在海上的命運已經氣息微促了，

可憐的時刻趨於絕境。假使我們的將軍，自知他的身份與才能，一切本都可成功的；啊，他却自己最可恥的用了他自己的行為表演給我們逃遁的模樣！

埃 唉，你也這樣想了？

那麼，好吧，真是再會了。

坎 他們逃到皮勞波尼修斯地方去了。

斯 到那裏倒很容易；我就到那裏去  
靜觀後變。

坎 我要率領我的全部

步騎兵向該撒投降了：已經有六個國王

昭示給我投降的方法了。

埃 我可是還要去

追隨安東尼的負創的命運，雖然我的理知

却堅決攔阻我這樣做。

〔同下。〕

## 第十一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宮中

〔安東尼及侍從多人同上。〕

安 你們聽啊！這大地都不許我再在它面上行走；

它都沒有顏面再負荷我了！朋友們，請走過來：

我在這世界上的途徑已經異常黑暗，我已經

永遠的迷失我的方向了：我有一隻船  
上面裝滿了黃金；把它拿去，分了它；逃散吧，  
你們去同該撒講和。

全體

逃散！我們不會的。

安

我自己都曾經逃過，而且還教的那些懦夫

如何逃命把後背轉向着敵人。朋友們，請走吧；

我自己已經決定下了一條途徑

它不再需要你們了；請走吧：

我的財寶泊在港口裏，你們拿去吧。啊，

我追隨了一個我都無顏相見的人：

我的頭髮都叛亂了；因為那白色的

責備黃色的說它太魯莽，而它們也反唇相譏

說它胆小而迷惑。朋友們，請走吧：你們

可以得到我為你們寫下的信件介紹你們去

順利的通過那接洽的道路。請你們，不必難過，

也不要回答我說你們不願意這樣做：請你們

接受我的失望所宣稱的決定；令那自棄的人

被衆人去唾棄吧：立刻到海邊上去：

我來把那隻船同它的寶物拿給你們，

我求你們，離開我一會：現在是求你們了：

唉，聽我的話；因為，真的，我已經失去了命令的能力，

所以我才來請求你們：我等一會再接見你們。〔坐下〕

〔枯婁葩上，卡米安及伊拉斯在前面引着；愛羅斯後隨。〕

愛 不要，溫柔的夫人，請到他面前去，安慰他。

伊 是的，最親愛的夫人。

卡 真的是！當然：還有什麼別的？

枯 先令我坐下吧。啊，朱諾！

安 不該，不該，不該，不該，不該。

愛 你看這裏，大人？

安 唉，唉，唉，唉！

卡 夫人！

伊 夫人，啊好皇后！

愛 大人，大人！

安 是的，我的大人，是的；他在非立比的時候

拿着刀簡直同跳舞的人一樣，那時全是我

打敗那瘦骨多計的開修斯；而且全靠我

結果那發了瘋的布魯特斯：他祇能管些不相干的事，在那勇敢的戰爭事業中

全沒有他的份：可是現在——不相干的。

枯 啊，你們站在一旁。

愛 王后來了，我的大人，王后來了。

伊 到他面前去，夫人，你先向他講話。

他因為慚愧已經失去了自主的能力。

枯 那麼，好，你們扶着我：啊！

愛 最高貴的大人，請起身，王后來了：

她的頭在低垂，你若不說些安慰的話，

死亡就會立刻攫住她的。

安 我冒瀆了我的聲譽，真是

最下流可恥的罪過。

愛 大人，王后來了。

安 啊，你領我到哪裏去，埃及王？你看，

我可以把我的恥辱從你目前掩蔽得多麼妥貼，

我正在反視我所拋留於身後的事，它們

全被毀在恥辱裏了。

枯

啊我的大人，我的夫君，

請你饒恕我那些懦怯的船隻！我真沒有想到  
你也會跟蹤我來的。

安

埃及王，你最知道

我的心是被繩子縛在你的船舵上的，而且  
你是可以把他拖着走的：你知道你是  
完全佔有着我的全部精神，同時祇要  
你的嘴唇一動，即使是天神們的呼喚  
都留我不住。

啊，請原諒我。

安 枯

現在

我必得向那孩子遞上請降書了，盡力設法  
使用一個運命不濟的人的詭詐與狡計；他  
現在似我當年那樣玩弄着大半個世界，  
任意製造與破壞着命運。你最知道  
你對我有多大控制的力量；而同時  
我的寶刀因愛你而變成軟弱無力，會  
聽從你任意的支配。



枯

請你饒恕，饒恕我吧。

安 不要流一滴淚，我說；祇要一滴都比得上

那得而後失的全部價值；給我一吻吧；

這個就能將我補報了。我已經差出我們的教書先生；他回來沒有？親愛的，我的心同鉛一樣重。

拿點酒來，裏面的人，還有我們的肉！命運知道的，我會最鄙視她在打擊我最重的時候。

〔同下〕

## 第十二景 埃及 該撒的軍帳裏

〔該撒，多拉貝拉，泰洛斯及其它人等同上。〕

該 叫那從安東尼處來的人進來見我。

你認識他嗎？

多

該撒，是他的教書先生：

這足以證明他的羽毛全拔淨了，現在

他祇能打發如此平凡的一個黨羽到這裏來，

而在幾個月以前，他却有無數的國王

供他差遣。

〔安東尼的大使，尤弗隆尼斯上。〕

該 走過來，說明你的來意。

尤 似這樣，我是從安東尼處來的：

在不久以前我對他可說是毫無足輕重，  
就同那些青葉上的一滴露珠之於那  
汪洋大海一般。

就算是這樣：說明你的使命。

尤 他稱你爲他的命運之主宰者，他同時

要求能住在埃及；這事若不蒙邀准，

他就減低他的要求；他請求你

准他生存於天地之間，

到雅典去做一名平民：這是關於他的。

其次，枯婁葩她完全承認了你的偉大；

將她自己交給你大力的發落；而同時

要求你答應將托勒美的故土交給她的後代，

現在它們雖已在你權力的範圍之內。

該 對於安東尼，

我無心聽取他的要求。不過女王

却全可以如願以償，祇要她

肯將她那些無恥的友人驅逐出埃及國境，

或是在那裏結束了他們的性命，她倘能照着行事，  
她的請求便能得我允准。去這樣告訴他們。

幸運照顧你！

該 尤

引他從軍隊中平安經過。

〔尤弗隆尼斯下。〕

〔對泰洛斯〕現在是你一逞辯舌的時候了：你去  
設法從安東尼處贏得枯婁龍的心：你可以  
用我的名義答應她的一切要求；同時還可以  
自出心裁的加給她別的恩賜；女人們  
在得意時都不能不受誘惑；窘困時更爲使那  
最純潔的貞女變心；試試你的本事，泰洛斯；  
你可以自定酬勞作辛苦的賞條，我一定都會  
認它們是法令。

該 泰

該撒，我就去。

同時再觀察安東尼如何接受他的危運，  
根據你的判斷，他在感情上的每一種表現，

是什麼意思。

泰

該撤，我一定這般行事。

〔同下。〕

### 第十三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宮中

〔枯婁葩，埃諾巴布斯，卡米安及伊拉斯同上。〕

枯

我們怎樣做，埃諾巴布斯？

埃

想，然後去死。

枯

是安東尼還是我該負這過錯的責任？

埃

全是安東尼的錯，他硬要任性使他的主意

支配他的理性。雖然是你在那偉大的

戰爭場面中突然逃逸，它們的戰鬥

令你驚嚇無已。可是他爲什麼要跟你走？

無論如何他那難熬的感情也不該在那時

摧毀他軍事天才的令譽；在那種時節，

這一半世界同那一半對壘，他正是

重心所繫的人物：這種恥辱簡直

同他的損失一樣大，去追蹤你逃逸的旗幟，

令他的海軍愕然失措。

枯

請你，住聲。

〔安東尼及尤弗隆尼斯大使同上。〕

安

這就是他的答覆？

尤

是的，我的大人。

安

那麼女王可以得到他的善遇，假使她肯

把我們都交出去的話。

安

他是這樣說來着。

尤

你把這蒼白的首級送交給那個孩子該撒，  
告訴她吧。

他就會用國土把你那希望的杯子裝滿

到邊緣上。

枯

哪個頭？我的大人？

安

你再到他那裏去：告訴他說他現在

正戴着年輕人的花朵；對於這個，全世人

都盼望他有些不平凡的建樹；他的財力，與海陸軍，

也許是屬於懦夫的；它們的行事力量，

聽一個孩提的指使與聽從該撒的

會發揮同樣的力：所以我向他提議，把他那些華美的外飾完全拋開，

來同我這日暮窮途的人敵對，一刀一槍的，決鬥個高低。我去寫下來：你跟我來。

〔安東尼及尤弗隆尼斯同下。〕

埃〔自語〕 是的，真會的，那躊躇滿志的該撒

會撇開他一切的得意，把自己搬到台上來，

同一個劍客比武，我看人們的判斷力

也是他們命運的一部份；表面上的事

也會把那些裏面的事拖下水去，

忍受同樣的命運。他還要作夢，

他知道一切事情的限度，夢想那高潮上的該撒

會接受他這種倒霉的人！該撒，你把他的

理智也一齊制服了。

〔侍從一人上。〕

侍從

該撒派來的使者到了。

枯 怎麼，竟沒有別的禮節了？你們看，我的侍婦！

會在半開的玫瑰前屈膝下跪的人們，現在竟然

對着殘花掩鼻而過了。叫他進來吧，大人。

〔待從下。〕

埃〔自語〕 我的忠心現在同我惡鬥了。

對於愚蠢的人倔強的効忠簡直是把我們的  
忠心變成了愚冥；可是凡是能够耐性  
去忠心的追隨一個失意的主子的人們，  
却總比一個反嚙他主子的人要好些，  
而且也會在事後得到些美名。

〔泰洛斯上。〕

該撒是怎樣說法？

枯 泰 枯 泰 枯  
請屏退左右。

都是朋友的：大胆的說吧。

泰 可是，也許，會有些是安東尼的朋友。

埃 大人，他也同該撒需要一般多的朋友，

不然便一個都無需了。若是該撒情願，我們的主人  
會歡迎與他做朋友之不暇呢！至於我們，你知道，  
我們本是屬於他的，而他却是屬於該撒的了。

泰

就這樣

那麼現在，你名聲遠達的；該撒請求你，完全無需顧及你今日的地位爲何如，而祇需信賴他是該撒就夠了。

枯 你說下去：高貴的。

泰 他知道你當年擁接安東尼並不因爲你真正的愛他而因爲你怕他。

枯 啊！

泰 所以，他十分憐憫你榮譽所受的創傷，認爲它們是受制於強力的玷污。而不是自願自受的。

枯 他乃是天神，他知道

那最正確的事：我的榮譽乃是屈服了，並不是悅服。

埃〔自語〕 這件事是真是假，

我可要去問問安東尼。大人，大人，你現在太漏了，我們真的都要離開你讓你自己去沉沒了，因爲你所最愛的人都拋開你了。〔下〕

泰 我可要去報告該撒，



說你有需於他嗎？因為他幾乎是乞求你准許他有賜予的機會，假使你能拿他的命運當做一根手杖似的依靠，他會極爲歡喜的；但是他却會高興得跳起來，倘若聽我說你已經拋棄了安東尼，將你本人托付給他的大袍庇護，他這普天下的主人。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叫泰洛斯。

最善意的使者，請

你向那偉大的該撒如此說：經過他的代表我親吻了他那攻無不克的手：告訴他，我立即將我的王冠放在他的足前，而且在那裏屈膝：告訴他，從他那無人敢不服從的口中我將聽取埃及的命運。

泰

這乃是你最尊崇的途徑。

當周慎與倖取的心理在爭鬥的時候，祇要前者堅持它的主張與見解，後者

便絕對無法將它搖動。請恩准我將我的敬意，輕放在你的手指上。

枯

你們該撒的父親曾經多次，

在他想到要征服什麼王國的時候，  
將他的嘴唇安放在這無價值的所在，  
親吻似雨點般落下來。

〔安東尼及埃諾巴布斯又上。〕

安

擊雷的約芙神在上，賞恩呢！

你是個什麼人，漢子？

泰

我這人祇執行那

最富強的人的命令，而且他還最配有  
人們服從他的指使。

埃〔自語〕

你一定要挨一頓鞭子。

安 過來！啊！你這骯髒東西！現在，天上的神鬼！

我的威嚴全部溶化了：不久以前，祇要我喊聲「喂！」

似一大羣蒼蠅似的，許多國王都跳過來，

大聲喊問「有什麼吩咐？」你們沒有耳朵嗎？

我還是安東尼的。

〔侍從數人上。〕

把這個東西拉出去，用鞭子抽他一頓。

埃〔自語〕 寧肯同一頭乳師子玩耍，也不要招惹

一隻年老將死的獅子。

安

月球與天星哪！

用鞭子抽他。即使他們是崇拜該撒的

二十名最偉大的藩王，我也要打他，若是

他們竟敢闖進她這個地方來，——她叫什麼名字，

她本來不是枯婁葩嗎？打他，伙計。

把他打得叫他苦絞着臉，同孩子似的，

大聲的喊叫救命：把他拉下去。

泰 馬可安東尼！

把他拖出去：打完了之後，

再把他拉進來：該撒的這個混帳東西

要昏我傳達一個使命。〔侍從們引泰洛斯同下。〕

在我認識你以前你的聲名就已經大部狼藉了！哈！

我曾經拋去我羅馬的軟枕，

不肯去養育一羣合法的子女。

而且是由一位婦女中的俊傑，竟來受你這個對奴才都低聲下氣的人的鳥氣？

我的好大人，——

安 枯

你一直都是個騙子：

可是當我們因作惡而感覺失靈時——

啊這事真是苦！——那些賢明的天氣便閉起了我們的眼睛；我們清醒的判斷力便跌身在自己的罪惡裏；令我們迷惑的崇拜自己的過惡；你笑我吧，看我大步岸然的走向毀滅。

啊，竟然到了這種地步？

安 枯

我當初看見你時你本是那死了的該撒

盤中的一方冷肉；不僅如此，你還曾是

克奈斯彭貝手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除了

你的淫慾所精選的那些淫邪猥褻的時候，

常人連作夢都想不到；因為，我確實知道，

無論你怎樣猜想貞潔該是何種情況，

你都摸不到邊際。

枯

這又是爲了什麼？

安 叫一個到處乞討向人家說

「上帝保佑你！」的人接近你的手，

我所撫摩的玩意；這一個專屬於國王之

信誓的見證者！ 啊，真但願我是在

巴珊的山頂，我的喊聲都能够蓋住

那堅角的牛羣！ 因為我有苦透了的理由；

若是將它溫文的說出來，簡直就同一個

被套住頭的囚犯向那劊子手致謝一般

謝謝他的手法敏捷。

〔侍從多人領泰洛斯又上。〕

把他打過了嗎？

侍從 1. 痛打了一頓，我的大人。

安

他可會喊叫，討饒？

侍從 1. 他叫饒來着。

安 若是你的父親還活着，就令他痛悔不會

生你做一個女兒吧；你也該悔恨

去追隨該撒，跟着他的勝利，因為

你是爲了追隨他才被鞭子抽的：既然是

一個女人的潔白的手給你的這種痛苦，  
你看見它現在就該發抖。你回去見該撒。

告訴他你所受到的招待：你注意，你要說  
他使我對他異常發怒；因為他好像是

高傲而輕侮，看到我現在這樣子，

全不念到我的過去；他使我發火；

現在這樣對我本也是最為容易，

因為那些在從前引領我的天星，

都已經離開了它們的軌跡，將它們的光亮

投在地獄的無底深淵裏。若是他不高興

我所說的話同我所行的事，你就告訴他

在他那裏有一個希巴克斯，是我釋放的奴隸，

他可以任意的用鞭子抽他，吊起他來，

加他以折磨，來出他的氣；你也無妨鼓勵他做：

背着你的鞭痕走吧，快滾！

〔泰洛斯下。〕

枯安

你做够了嗎？

唉，我地上的月亮

現在都蝕暗了；它全然是昭示  
安東尼的毀滅！

我得等過他的這種時候。

安 枯  
爲了討該撒的歡心，你都肯同一個爲他  
繫襪帶的人眉目傳情？

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枯 安 枯  
對我無情的事嗎？

啊，親愛的，倘若我如此，

就令上天從我這寒冷的心裏下出雹子來，  
然後把它從根源上毒死；令那第一顆冰粒  
落在我的頸上；當它在溶化時，令我的

生命也隨之消解！ 疫死那第二個該撒利翁！

令我所孕育的子嗣逐步的，

再加上我勇敢的埃及人民全體，

都跟着這一陣冰雹的溶解，

令他們都死無葬身之地，除非尼羅河中的蠕蚋

肯將他們埋葬在腹裏！

安

我滿意了，

該撤定將前來圍住亞歷山大；我將在這裏  
再同他一決雌雄。 我們陸上的雄兵

還威武的結集着；我們那被衝散的船隻  
也重新集攏來了，而且陣容極爲嚴整。

我的勇氣，你哪裏去了？ 你聽見了嗎，夫人？  
假使我再度從戰場上歸來

吻你的紅唇，我的身上將染滿了敵人的血；

我與我的寶刀應該享有光榮的聲名：

這事還是有希望的。

安 枯 這才是我勇敢的丈夫！

我要有三倍的筋骨。三倍的雄心，三倍的胆氣，

而且我要做兇神似的惡鬥：因爲在我那些

大意而幸運的時候，人們可以隨隨便便的

向我贖討人們的性命；可是現在我要咬緊了牙，

誰敢攔擋我半分，我就要誰的命。 來吧，

令我們再有一度歡騰的夜宴：把我那些哀傷的

將軍們都召集到我的面前來；再把我們的酒杯斟滿，

令我們把更鼓不要放在心上。



枯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本來想就這樣隨便過去了；但是既然我的夫君又是了安東尼，我也就依然是枯婁葩。

安 我們還可以順利成功的。

枯 把他所有的將軍都喚來見我大人。

安 正是，我要對他們講話；在今晚我要逼使

他們暢飲到傷疤都變紅。來啊，我的王后；

這事還有救呢，等我下次再出戰時，

我要令死神都愛我，因為我都要同它那

惡毒的鐮刀拼一下。

〔除埃諾巴布斯外均下。〕

埃 現在他要比閃電的光還亮。忿怒到這種地步，

乃是嚇到把恐懼都忘記了；在這種情形裏，

鴿子都會想啄死駝鳥的；我看出來了，

我們將軍的腦力日漸萎縮，他的

胆子却隨着增大了；當勇敢侵蝕了理智時，

它就把它用以作戰的寶刀都蝕腐了。我一定要

設法離開他。

[F]

## 第四齣

### 第一景 亞歷山大港前 該撒軍帳

〔該撒，阿格立帕，梅西納斯，及其軍隊同上；該撒讀信〕

該 他喚我做孩子；而且罵我，好像他有力量

能將我打出埃及似的；我的使者

他用棍棒痛打了一頓；他向我挑戰做個人的決鬥，

該撒同安東尼：叫那老流氓知道

我還有許多種別的死法；現在我

先來嘲笑他的挑戰。

梅 該撒必定要多思想，

當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開始發怒時，一直到死，

他都受那個鬼的迷。不要讓他喘氣，立刻就要

盡量利用他的苦痛；怒氣永遠不會

給它自己周密的防護。

該 令我們的大小頭目

一體週知，明天這許多戰鬥中的最後一戰

我們是要人人認真拼命：在我們隊伍裏有許多人在不久以前是在馬可安東尼那邊，定可以將他捉獲。去仔細辦理：同時給全體官兵一頓盛宴：我們有充足的給養，他們也該享受這一餐豐厚，可憐的安東尼！

〔同下〕

## 第二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宮廷

〔安東尼，枯婁葩，埃諾巴布斯，卡米安，伊拉斯。亞立克沙斯及侍從多人同上〕

安 他不肯同我決鬥，多米特斯。

埃 不肯。

安 他爲什麼不肯？

埃 他認爲，他的好運要超出我的二十倍，

他就等於以二十人對一。

安 明天，軍人哪。

不論海與陸，我都要做殊死鬥：我或是活着，或是將我垂死的榮名沐浴在血裏

再令它重生。你用力作戰嗎？

我一定竭盡全力，大聲喊「都給你。」

埃

說得好；來吧。

把我住宅裏的僕人都喚出來：令我們今晚的晚餐特別豐厚。

〔僕役三四名上〕

把你的手遞給我，

你一直是非常誠實；——你也是的；——你，——還有你，——還有你：——你們都侍候得我極好，國王們都會做過你們的夥伴。

枯

〔對埃旁白〕

這是什麼意思？

〔對枯旁白〕這是悲痛使人們從心裏發出一種怪把戲。

安

而你也誠實的。

我但願我能被製成如這許多的人，而使你們全合在一起成一個

安東尼，那樣我也可以服侍你們似你們服侍我時一樣週到。

全體

上帝都不許的！

安 好的，我的好朋友們，今晚再服侍我一次：

不要令我的酒杯空敞；你們盡量的與我們同樂

就似我的帝國也是你們自己的一樣，

再一度聽我吩咐。

枯

〔對埃旁白〕

這是什麼意思？

埃 〔對枯旁白〕令他的手下全都落淚。

安 今夜侍候我：

也許這就是你們服侍的終結：

或者你們從此再也見不到我；如果見到

也許是一個血肉模糊的鬼影；也許明天

你們要另外服侍一個新主。 我看着你們

同一個行將遠離的人似的。 我的誠實的朋友們，

我不是要將你們捨棄；而是，似一個主人

與你們的忠心服侍牢結不離，一直至死：

今晚再服侍我兩小時我不要求更多，

天神們都會爲之將你們保佑！

埃

你這是什麼用意，大人，

令他們如此悽愴悲傷？你看，他們都落淚了；而我，這頭驃，都似在眼上抹葱；真可恥，不要把我們都變成婦人。

安

哈，哈，哈！

令巫婆迷住我，若是我有那個意思！

在那種點滴流落時仁善自然發揚！我的好朋友們，

你們是用太悽慘的感情來接受我的話了；

我說的那些話是用來安慰你們的：是要求你們

在今晚盡量的點上火把；你們聽好，我的好友，

我對明天的期望甚大；我要領導你們

走到那我說希望獲得勝利的生命之所在，

不是死亡而是榮名。我們去晚餐吧，來，

把憂慮一起溺死。

〔同下〕

### 第三景 同上 宮廷前

〔二兵士同上，走向崗位。〕

兵士 兄弟，晚安哪：明天乃是個要緊日子。

兵2. 總要決定出一個結果來的：再會。

你在街上沒有聽見什麼奇怪的事嗎？

兵1. 沒有。什麼消息？

兵2. 也許祇是一個謠言。 晚安吧。

兵1. 好，先生，晚安。

〔另兵士二人同上〕

兵2. 兵士們，小心點守夜啊。

兵3. 你們也是的。 晚安哪，晚安。

〔他們四人分立在台上的四角〕

兵4. 我說：若是明天

我們的海軍能够得勢，我可以堅決的希望

我們陸上的人們會站得住脚。

兵3. 這是一枝勇敢的軍隊，

而且充滿了作戰意志。

〔木笛聲，若出自台下〕

兵4. 住聲！什麼聲音？

兵1. 聽，聽！

兵2. 用心聽！



兵 1. 天空中的音樂。

兵 3. 在地底下。

兵 4. 這是好預兆，是不是？

兵 3. 不是。

兵 1. 住聲，我說！

這該是什麼意思？

兵 2. 這是大神赫克列斯，安東尼最敬奉他，

現在離他而去了。

兵 1. 走動一下；我們去問問別的守夜人

是不是也聽見了我們所聽見的這個。

〔他們向前走到另一崗位上。〕

兵 2. 喂——夥計們！

全體〔同聲〕 喂——！

喂——！ 你們聽見這個了嗎？

兵 1. 是啊；不是很奇怪嗎？

兵 3. 你們聽見了嗎，夥計？ 你們聽見沒有？

兵 1. 我們跟這聲音走到最後一個崗位上去；

我們去看它怎樣消滅。

全體

算了罷，真奇怪。

〔同下〕

#### 第四景 同上 宮中的一室

〔安東尼及枯婁葩，卡米安及其他侍從多人同上〕

安 愛羅斯！我的盔甲，愛羅斯！

再睡一會吧。

枯 不睡了，我的親愛的。愛羅斯，來啊；我的甲冑，愛羅斯！

〔愛羅斯持甲冑上。〕

來啊，好漢子，把我的鐵甲替我披上：

如果今天的運氣不屬於我們的話，便是

因為我們敢違抗它：來啊。

好的，我也來幫忙。

枯 這是幹什麼的？

安 啊，讓他去，讓他去！你才是

我的心的甲冑：假的，假的；這個，這個。

枯 真的，你聽我，我要來幫忙：它一定該是這樣的。

安 好的，好的；

我們現在要發跡了。你看見了，我的好漢子？去穿上你的防身的東西。

便當得很，大人。

這不是扣得很好嗎？

好極了，好極了。

除非到我行將安息時將它解脫，

誰要解開這個誰就要聽一陣風暴。

你多麼笨，愛羅斯；我的王后才是個高手，

擊這個比你緊多了：去吧，啊，心愛的：

真願你今天能夠親自看見我作戰，去賞鑑

這種高貴的職業！你會看見其中的

一員能手呢。

（二）武裝兵士上）

你早安哪，歡迎你來：

你的神氣看起來很像是個熟知衝鋒陷陣的人；

我今天特別早起爲的是好去進行我心愛的事。

而且用欣喜的態度去進行。

大人，雖然早，

兵

愛 枯 安

已經有千人之數，全是煥發，緊湊而整齊，  
在港口上等待着您。

〔歡呼聲。 號鼓齊鳴〕

〔隊長及兵士各多人同上〕

隊長 清晨極為晴朗。 早安哪，將軍，

全體 早安哪，將軍。

安 風向是很好，孩子們：

今天早晨，我似有一個青年人的精神

想爭取誇讚與注意，特別提早起來。

這樣，這樣，來，把那個給我：這邊；說得好。

同你再會了，女孩子，不管我會碰見什麼事：

這是一個軍人的親吻：這乃是個

〔吻她〕

該受斥責雖值得亦可羞的遲延，若是停下來

多說些刻板的祝詞；我要離開你了，

現在，似一個鋼製的人。 你們凡是要爭戰的，

都緊隨着我來：我來領你們去。 再會了。

〔安東尼，愛羅斯，隊長及兵士同下〕

卡 請你，回到你的寢室去吧。

枯 在前引着我。

他是勇敢的走出去了。但願他同該撒

單獨的決鬥一次來決定這次大戰爭！

那麼，安東尼，——可是現在——好的，走吧。

〔同下〕

### 第五景 亞歷山大 安東尼的軍帳

〔鼓號聲。安東尼及愛羅斯同上；一兵士自對面上，迎過來。〕

兵 天神們祝福今天是安東尼的一個快樂日子！

安 但願你同你的那些疤痕能够在當時

勸動我在陸上作戰！

兵 你若是肯那樣做，

那些叛變的王子們，以及在今天早晨

離你而去的那個軍人，都還會跟在

你的後面。

安 誰又在今天早晨去了？

誰！

是一個一直在你身邊的人，你喚埃諾巴布斯，他不會答應你了；若不然便是從該撒的軍帳裏說「我不是你的人了。」

你說什麼？

大人，

他到該撒那裏去了。

大人，他的箱籠財物

他還不會隨身帶去。

他也走了？

一點不錯。

安 兵 安

你去，愛羅斯，把他的財物隨後送去；去做；

一點不要延宕，我命令你：寫封信給他——

我還要加給他一點——向他說和氣的告別語與祝頌；說我但願他再不遇見一個更大的緣由

來換個主人。啊，我的命運都玷染了

一個誠實的人！去吧，——埃諾巴布斯！

〔同下〕

## 第六景 亞歷山大 該撒的軍帳

〔鼓樂聲。 該撒，阿格立帕，埃諾巴布斯，及其它人等同上〕

該 你去，阿格立帕，去發動這一場戰事：

我的意願是把安東尼生擒活捉；

去把這事公開宣佈。

阿 該撒，我遵命。 〔下〕

該 天下太平的時候已然近了：

若是今天證實爲一個興旺的日子，這三分的世界

都將自由的享受和平。

〔二使者上〕

使者 安東尼

已經出現在戰場上。

該 去吩咐阿格立帕

把那些叛變來的人們放在最前線。

令安東尼把他的怒火先發洩在他自己的

人們的身上。

〔除埃諾巴布斯外均同下〕

埃 亞立克沙斯叛變了，他到猶太地方去

本是爲安東尼辦事；而在那裏他却勸說  
那偉大的希洛特將自身托庇於該撒

而離開了他的主人安東尼；爲了酬勞他  
該撒把他絞死。 坎尼特斯同其餘人等  
也都叛離了，他們受到了款待，但是  
却沒有光榮的信任。 我真是幹錯了；  
這件事我的自責已經是非常深切，  
從此我再也無法歡喜。

〔該撒的一名兵士上〕

兵 埃諾巴布斯，安東尼

已然把你的全部財物隨你後面送來，還有  
他大量的贈禮；那送信人  
是由我保護過來的；他現在正在你的軍帳裏  
卸下他的馱騾。

埃 我就都送給你。

兵 不要開玩笑，埃諾巴布斯。

我說的是實話；最好你把這送禮人安全護送出



這軍隊去；我必須去照料我的事，  
若不然我會自己做的。你的皇帝  
仍然是個約瑟神呢。

〔下〕

埃 我乃是這世界上的唯一的惡棍，

而且我感覺得最親切。啊，安東尼，

你這不盡的慷慨之源，對我卑污的行爲

你都如此爲它冠以黃金，那麼對我較好的事，

你會如何賞賜！這事真刺痛我的心：

如果迅速的思索不能將這難關打破，那麼更迅速的

手段便要超越思想：不過思想會成事的，我覺得。

我去同你作戰！不能：我要去尋覓

一條溝渠到那裏去死；祇有最骯髒的才最適宜

我的後半生。

〔下〕

## 第七景 兩軍之間的戰場

〔軍樂聲。鼓號緊催。阿格立帕及其它人等同上〕

阿 向後退吧，我們向前追擊得太遠了：

該撤他本人早有計劃，而我們的追逼已超出了我們所預定的。

〔同下〕

〔軍樂聲，安東尼及斯卡洛斯〔受傷〕同上〕

斯 啊，我勇敢的皇帝，這才真算是一場戰事！

若是我們從開頭就如此作戰，我們早就把他們送回老家了，用布蒙着他們的頭。

你的血越流越多了。

安 我這裏本有一處傷口像T字，

可是現在它却像H了。

他們真是退却了。

斯 我們來把他們打進板櫓洞裏去：我身上還足有容納六處傷口的地方。

〔愛羅斯上〕

愛 他們被打敗了，大人；我們的優越

是可以誇爲一次可觀的勝利。

斯 我們去緊拊他們的背，

去把他們一鼓捉盡，像我們捕兔子似的，從後面：

捉弄一個逃命的東西真有趣。

安

我一定要重賞你，

賞你歡騰的精神一份，而爲了你的

好胆氣我要賞十份。你來吧。

斯

我就跟着來。

〔同下〕

## 第八景 亞歷山大的城下

安

〔軍樂聲。安東尼上，進行列陣；斯卡洛斯及其它人等隨上。〕

我們已經把他打回到幕帳裏去；先跑一個人去，

去把我們的成就報告給王后。在明天

在太陽還沒有見到我們的面，我們就要

令那些今天逃命的人的鮮血逆流。我謝謝你們各位；

因爲你們都有勇氣十足的手，你們做戰

竟不祇是爲了這戰爭的目的，而竟每一個人

都是我自己的手一樣；你們都表現得如赫克特。

走到城裏去吧，緊擁住你們的妻，你們的朋友，

將你們的偉蹟告訴他們；令他們歡喜的熱淚

從你們的傷痕上洗下那凝結的血塊，用親吻

整起那光榮的創口。〔對斯卡洛斯〕將你的手遞給我；

〔枯婁葩上，侍從甚盛〕

我要將你的行為推荐给這位偉大的天使，

令他的感謝來祝福你。〔對枯婁葩〕啊，你世界的朗晝，

鎖住我披甲的頭頸；你跳下來，戴着全部的華飾，

穿過那鋼鐵的壁壘到我的心上來，在那裏

得意的高踞在那氣喘的起伏之上！

枯

萬王之王！

啊無盡的德行，你竟然含着笑容歸來

離開那世界上最大的陷穽而未受挫敗嗎？

安

我的夜鶯，

我們已經將他們打敗到床上去，怎麼，孩子！縱然

灰色已經在我較年輕的棕色上混合了一脈蒼白

可是我仍有一付頭腦滋潤着我的神經，依然能够

將年青人的偶像手到擒來。你看這個漢子；

將你博施恩典的手伸給他的雙唇：

你吻它，我的戰士：他今天作戰的情形

就像是一位天神，痛恨着人類，用那種情形來將一切摧毀。

枯

我要賞賜給你，朋友

一付全金的甲冑；它是屬於一位國王的。

安

他是應得如此賞獎，即使它是鑲滿了珠寶

如同神聖的斐勃斯的金車。將你的手遞給我：

我們去穿過亞歷山大做一次愉快的遊行；

將我們所斫亂的靶子高舉起來，似有所負欠的人們。

倘若我們偉大的王宮有如此的容量

來容納這一支大軍，我們都要在一起晚餐，

爲了明日的命運狂飲上一陣

明日要有爲王的人殞落呢。號手們，

你們用銅金的響聲去震駭這全城的耳腔；

令他同我們小鼓的急陣聲音相混；

那樣令天與地都把他們的響聲合起，

高聲讚美我們的來臨。

〔同上〕

## 第九景 該撒的軍帳

〔守夜人在崗位上〕

兵 1. 如果在一個時辰以內還沒有人來將我們接替，我們就非得回到守衛兵院裏去了：這晚上亮得很；同時聽他們說我們在早晨第二個時辰就要出戰的。

兵 2.

對我們很是够受的。

昨天這一天

〔埃諾巴布斯上〕

埃

唉，請爲我作證哪，黑夜，——

兵 3.

這是個什麼人？

兵 2.

站得隱密點，聽他說。

埃 請爲我作證啊，啊你有福的明月，

叛逆了的人們會在他們的記憶上

留下可憎的紀錄的，可憐的埃諾巴布斯

在你面前誠心的懺悔了。

兵 1.

埃諾巴布斯！

兵3。

住聲！

再聽他說下去。

埃 啊真純之憂傷的萬能的女王啊，

夜色中的毒惡的濕氣都侵到我身上來吧，

那樣令生命，是我意志的一個叛徒，

再不要牽延在我的身上：把我的心投給

我的過錯，令它的粗礫與痛苦予以折磨

那樣它就會因為痛苦而枯乾，化成了粉末，

把一切骯髒的思想全都結束。 啊安東尼，

你的高貴遠超過我的卑鄙的叛變，

在你的寬大中將我饒恕了吧；

可是還令這世界將我牢切的記住

我乃是個背主忘信的人，一個逃犯：

啊安東尼！ 啊安東尼！

〔死去〕

兵2。

我們去

同他說句話。

兵1。 我們還是先聽他說下去，因為他所說的

也許會同該撒有關。

兵 3. 我們就這樣辦。可是他睡着了。

兵 1. 大概是暈倒了；因為似他這樣兇惡的禱詞  
絕不是爲了睡眠說的。

兵 2. 我們到他那裏去。

兵 3. 醒來，大人，醒來；同我們說一句話。

兵 2. 你聽見了嗎，大人？

兵 3. 死亡的手已經將他攔住了。〔遠遠有鼓聲〕聽！鼓聲

在陰沉沉的喚醒着酣睡的人了。我們來把他抬到  
守衛兵院裏去；他是個有名的人：我們的時辰  
也早就過了。

兵 3. 那麼，就來吧；

他也許還能活過來。

〔抬屍首同下〕

## 第十景 兩軍帳間

〔安東尼及斯卡洛斯同上，後隨軍隊。〕

安 他們今天的準備是在海上；

在陸上我們很使他們頭痛。



都會頭痛，我的大人。

安 斯

我但願他們在火裏同在天上也能作戰；

在那裏我們也會同他們打個不停，但是事實如此，

我們在城邊的山上的步兵却將

留駐在我的身邊；海戰的命令已經下了；

它們已經從港口開出去了……

它們的使命何在我們絕不難於偵知，

且去靜觀它們的舉動。

〔同下〕

## 第十一景 同上地點的另一處

〔該撤領大軍上〕

該 但是在受到攻擊時，我們仍將到陸上作戰，

那樣，據我估計，我們就可獲勝；因為他的精銳

都已經到船上去駕駛台槳了，到山谷裏去，

我們要儘量利用我們的優勢。

〔同下〕

## 第十二景 同上地點的另一處

〔安東尼及斯卡洛斯同上〕

安 他們還沒有會合：在那一棵松樹那裏

我可以看見全部戰況：我立刻就

回來告訴你，情形是怎樣的。

〔下〕

斯

燕子在

枯婁葩的帆上造了巢：預言官

說他們不知道，他們不能說；面色陰暗，

不敢說出他們所知道的事。安東尼

雖然勇猛，精神却是沮喪；而且，一陣陣的，

他不順心的命運令他一陣希望又一陣擔憂，

對於得失全摸不清楚。

〔遠處軍鼓聲，似海戰正酣。〕

〔安東尼又上〕

安

全都完了；

這該死的埃及女人把我出賣了：

我的艦隊已經向敵人投降；在那邊

他們都把帽子高高的拋起，在一起狂歡

似多年不見的朋友似的。三反四覆的娼婦！一定是你

把我出賣給這一個後生小子；現在我的心

祇需與你做苦鬥了。叫他們都逃命吧；

因為等我向我所迷戀的報了仇之後，

我的事就算完了，叫他們都逃吧；快去。

〔斯卡洛斯下〕

啊，太陽，我再也不能看見你的升起了：

命運同安東尼從此分離；即在這裏

我們仍將握手的，結果竟然如此？那些人們

似馴犬一般緊跟在我腳後，對他們我給了

他們所要求的一切，現在却消散了，將他們的

蜜意熔解在發揚中的該撒身上；這一棵松樹的皮全光了，

那披蓋着他們全體的，我是被人出賣了；

啊這埃及的骯髒的靈魂！這陰沉的魅術，——

它的眼光暗示着要我出戰，而又將它們召回；

她的胸懷是我的小王冠，是我主要的目的物，——

而完全似一個吉普賽人。她却一緊一弛的，將我出賣給最澈底的損失。  
喂，愛羅斯，愛羅斯！

〔枯婁葩上〕

啊，你狐狸精！滾開！

枯 我的大人爲何對他的愛人如此動氣？  
快走開，若不然我要治你個應得之罪，

給該撤的勝利添上個污點。讓他把你引去，  
把你高高的舉起，令羅馬高呼的羣衆賞玩；  
你跟他的戰車去吧，似你們女性全體的  
最大的玷污；最像是一個巨怪，去展覽  
給最下等的小人物，同平民觀看；同時令  
那有耐性的奧達維亞用她早已備妥了的指甲  
把你的顏面抓出血道。

〔枯婁葩下。〕

你最好還是走開，

假死生命還是一件好事：可是令你聽我的  
盛怒來發落却會更好，因爲一次死了  
也許會免却許多回。愛羅斯，喂！

奈西斯的緊衣已經穿在我的身上：教給我吧

亞爾塞地斯，你我的祖先，如何使用你的憤怒：

讓我把利查斯安放在新月的尖端上；

然後再用那一雙舉着最沉重的巨棒的手，

將我高貴的自身加以毀滅，這巫婆應該死；

她把我出賣給這個羅馬孩子，而我竟上了

這一個圈套；她應該為此受死。愛羅斯，喂！

[下]

### 第十三景 亞歷山大 枯婁葩的宮中

[枯婁葩，卡米安，伊拉斯，瑪狄安同上。]

枯 替我想點辦法，我的婦人們！啊，他比那

提拉蒙爲了盾牌的緣故還要瘋狂；西賽利的野豬

都沒有他這樣噴着滿口的白沫。

卡 到高樓上去！

在那裏把你自已鎖起，然後送個信息給他說你死了，

靈魂與肉體的爭持再沒有似偉大的人物逝世時

那樣激烈。

枯

到高樓上去！

瑪狄安，你去對他說我已經自殺了；

說，我所說的最後一個字乃是「安東尼」，

請你，把它說得動人哀憐些：快去，瑪狄安，

然後再回來告訴我他對於我的死的反響如何。

到高樓上去！

〔同下〕

## 第十四景 同上 另一室

〔安東尼及愛羅斯同上〕

安 愛羅斯，你看見的可是我？

愛 是的，尊貴的夫人。

安 有時候我們會看見龍似的一片雲；

有時候一團雲氣像是一隻熊或是獅子，

似一座高樓巍然的城堡，一方懸石，

一屏崔嵬的山峯，或是蔚藍的海角，

滿佈着蔥蘢的樹木，向這世界招手，

用空幻來欺矇我們的眼睛：你會見過這些影像的；

它們全是黃昏的奇景。

愛 是的，我的大人。

安 現在還是一匹馬的那樣東西，祇在一瞬間，

那雲彩便消失不見了，完全無法辨認，

似水流進了水裏一樣。

它是這樣的，我的大人。

安 我的好僕從愛羅斯，現在你家將軍正是

這樣的一個東西：在這裏我是安東尼；

可是我不能常此保有我的形狀了，我的孩子。

我爲了枯婁葩打的這些仗：而這個女王，——

我以爲我有了她的心，因爲她是有我的；

這顆心當它是屬於我的時候曾經吸收過

何止千萬顆心，現在全完了，——愛羅斯，

她同該撒兩人共同安排了騙局，將我的聲名

全斷送給敵人的勝利了。

不要，不要落淚，好愛羅斯；我們至少

還保有結束自己的力量，

〔瑪狄安上。〕

啊，你萬惡的夫人！

瑪 她把我的蓋世英名都奪去了。

不然的，安東尼；

我家夫人是愛你的，她的命運與你的完全是摻和在一起。

安 滾開，無禮的閹人；住聲！

瑪 她出賣了我，她是死有餘辜。

一個人祇能有一次機會用死亡來償付，

而現在她已經履行了：你所希冀的事

已被交在你的手裏：她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乃是「安東尼！最高貴的安東尼！」

然後便在一陣用力掙扎中喊斷了

安東尼的名字；這個字被分在

她的心與她的唇間：她已經把生命交還了，

將你的名字似這樣埋葬在她心裏。

安 那麼是死了？

死了。

安 解下我的刀，愛羅斯；這長日的苦辛已經終止，

我們必得去安息了。〔對瑪〕叫你平安的返去，



已經是你此行最豐厚的賞賜了；走吧。

〔瑪狄安下〕

摘下，摘下去：

亞傑克斯之七層厚重的盾甲都不能抵禦

我心跳的擊打，啊，裂開吧，我的胸！

心哪，祇需在這一度比你的壁壘更有強力，

炸碎你脆弱的軀殼！快走，愛羅斯，快走。

不再爲一軍人了；受創的肢體，你走；

你本是出身高貴的，離開我一會。

〔愛羅斯下〕

我就來追上你了，枯婁葩，到那裏去

洒淚來籲請你將我饒恕。一定要這樣，因爲

一切生命全是磨難了；火炬既然已經熄了，

你就睡下吧。不必再事徜徉；現在一切辛勤

全都要毀棄它的勤勞；是啊，力量就因爲

愈用力而愈不得解脫了；現在煞住吧，全都完了。

愛羅斯，——我來了，我的王后；——愛羅斯！——等我一等：

在靈魂們偃臥在花床上的所在，我們要輕攜着手，

用我們那輕快的神情令鬼魂都呆看不已：

狄多與她的伊涅斯在那時會不需任何隨從，

整個的地方都屬於我們，來啊，愛羅斯，愛羅斯！

〔愛羅斯又上〕

我的大人有什麼吩咐？

安 愛

枯婁葩既然死了，

我又生活在這種恥辱之中，天神們

都憎厭我的卑鄙。我這人，也會使用我的刀  
劃分過這世界，用船隻把那綠色的

大洋面變成了繁市，我現在指控我自己都缺少  
那婦人所有的胆氣；我的心還不如她的可敬，  
她都可以用她的死亡向該撒說

「祇有我才能征服我。」你立過誓的，愛羅斯，  
你會說過在那無可避免的時候到來時，現在  
它真的來了，假使我看見了在我的身後  
祇有那無能躲避的

可恥與可怖的事時，你就要，由於我的命令，  
結果我的性命：你做吧；那時候已經到了：

你所殺的並不是我，你乃是在擊敗該撒。  
把勇氣抖擻出來。

愛

天神們都禁阻我的！

我怎能做這一件事呢——帕提亞人的全部羽箭，雖然他們是仇敵，都無法瞄準，不能做的事呢。

安

愛羅斯，

你可願意佇立在那偉大的羅馬城中的一個窗口裏

看見你的主人似這樣交抱着雙臂，低垂着

他那屈辱的頭頸，他的容顏沮喪

表示着深入的羞慚，而在那華美的戰車上

高踞着得意的該撒，在他前面緩進，似深恥

它後面的那個卑賤的人物？

愛

我不願看見這個。

安

那麼，來吧；因為必須是被一柄利刃治癒的。

把你那柄忠誠可靠的刀拔出來吧，你會藉着它為你的國家出過大力。

愛

啊，大人，請原諒我！

安

當我在從前恢復你的自由時，你那時不是曾經起誓過在我命令你時幹這件事嗎？立刻做；

若不然，你從前的一切功勞

便都是在無意中取得的了，拔出刀，來吧。

愛 那麼，便請你轉過臉去，那裏  
會是全世界人的敬仰的歸宿。

安 你看！

〔轉過身去。〕

愛 我的刀拔出來了。

安 現在便令它立刻

執行它爲之拔出鞘來的事吧。

愛 我親愛的主人，

我的將軍，我的皇帝，請令我在揮動這

血腥的刀時，向你說一聲再會吧。

安 就算說了，漢子；再會了。

愛 再會了，偉大的首領，我現在砍下去嗎？

安 現在，愛羅斯。

愛 那麼，就在這裏了：這樣我可以逃脫

看見安東尼死亡的苦痛了。  
〔揮刀自殺。〕

安 比我高尚許多的人！

啊勇敢的愛羅斯！你把我所應該做而你

不能做的事教給我了。我的王后與愛羅斯

現在使用他們的勇敢行爲把我安放在一件更高尚的業績上了：可是我要似新郎一般看待死亡，我將奔向它那裏

似奔向新婚的床第一般，現在，來吧；愛羅斯，你的主人在臨死時做了你的學生了：這樣做

〔仆身在他的刀尖上。〕

我是在學你呢，怎麼！沒有死？沒有死？

守衛的，喂！啊，趕快把我打發掉！

〔德西塔斯及守衛人同上。〕

守衛 1.

安 朋友們，我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啊，快來結束我所開始的事吧。

守衛 2. 將星殞落了。

守衛 1. 一切事全都結束了。

全體 唉，好悲慘！

安 令那一位愛我的人給我一刀吧。

守衛 1. 我不能的。

守衛 2. 我也不能夠。

守衛：誰也不能够。  
〔守衛人同下。〕

德：你的死及你的逆運令你的從人全都逃逸了，

祇要把這柄刀獻給該撒，並且告訴他這個消息，  
我便會取得他許多歡喜的。

〔狄歐米地斯上。〕

狄：安東尼在哪裏？

在那裏，狄歐米地，在那裏。

狄：他還活着嗎？

〔德西塔斯下。〕

安：你不肯答我的話嗎，漢子？

是你嗎，狄歐米地？拔去你的刀來，狠狠的  
給我一下結束我的性命吧。

至高無上的大人，

我的女主人差遣我到這裏來。

她什麼時候差你來的？

就是現在，我的大人。

她在哪裏？

安：自鎖在那高樓裏。她有一種先見似的恐懼

恐怕有這種事發生：因為當她見到——

實際上絕沒有這種事——你懷疑她

會與該撒合謀害你，而你的怒火，

又一時不肯歇息，她便差人告訴你說她死了；

但是，她怕這消息會惹起什麼大禍，她就

差我來說去實情；可是我恐怕

我是來得太晚了。

安 太晚了，好狄歐米地：我請你，喚我的衛兵來。

狄 喂，喂，皇帝的衛兵！衛兵們，喂，喂！

來啊，你們的主人在傳喚呢！

〔安東尼的衛兵四五人同上。〕

安 好朋友們，請把我抬到枯婁葩那裏去；

這乃是我命令你們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衛兵 1. 苦啊，我們真的苦，大人，你竟不能活到

你的手下人都死完了的時候。

全體 真是最痛苦的日子！

安 不要，我的朋友們，不要討那刻薄的命運的歡心，

不要用你們的苦痛爲它增光：向那特地前來

磨折我們的事表示歡迎，我們若能表示漠不關心

便是將它們痛責了。把我拾起來吧：

我是時常領導你們的：現在，好朋友們，來拾我吧，對你們的一切辛勞我都深致謝意了。

〔衆人拾安東尼同下。〕

## 第十五景 同上 一座高樓上

〔枯婁葩及其侍婦出現在上面，卡米安及伊拉斯同上。〕  
枯 啊卡米安，我將永遠不離這裏。

卡 寬心些吧，親愛的夫人。

枯 不，我不能：

一切反常與可怕的事都是受歡迎的，寬心却是我所鄙視；我這苦惱的大小，若是同它的緣故相稱，就應該同促成它的動力一般大。

〔狄歐米地斯自下面上。〕

怎樣！他死了嗎？

狄 死神已經降臨在他身上，可是還沒有嚙氣。

從你的高樓向那邊望：



他的衛兵已經把他抬到這裏來了。

〔安東尼被衛兵抬着自下而上。〕

枯

啊太陽，

把你巡行的寶座都焚燬吧！ 這世界的

巉森的海岸都靜止在暗蒼裏。 啊安東尼，

安東尼，安東尼！ 助我，卡米安，助我，伊拉斯，助我；

下面的朋友們，請都幫助我；讓我們把他拉上來。

安

住聲，

不是該撒的勇力顛覆了安東尼，

而是安東尼戰勝了他自己。

枯

本該是如此的，除了安東尼再沒有別人，

應該勝過安東尼；但是這樣却真可悲！

我就要死了，埃及王，就要死了；祇是

我在這裏請求死神展緩一些限期，等到

我能在你的唇上安放那成千的親吻

來結束這可憐的局面。

枯

我不敢哪，親愛的，——

我親愛的夫君，請原諒，——我不敢下來，

我怕會被捉了去：那躊躇滿志的該撒，他威嚴堂皇的行列永遠不能捉我去

做一件裝飾：如果鋼刀，毒藥與花蛇

竟有利鋒，毒舌與大力，我就安全了：

你的妻與達維亞，用她那安詳的眼睛

與凝視不語的態度也絕不能因睨視着我

而取得什麼榮譽。但是來吧，安東尼，——

幫助我，我的婦人們，——我們要把你吊上來：

助我些力量，好朋友們。

啊，快點，不然我就死了。

安 枯

這才是好玩的事！我的夫君多麼重！

我們的力量全都化成了凝重

把重量更增加了：若是我有那偉大之朱諾的力量，

我會令那堅翼的墨克利把你負將上來，

安放你在約芙神的身邊。可是也上來一點了，——

祇是空想的人永遠都是傻子，——啊，來，來，來；

歡迎啊，歡迎！就死在你曾經生活過的所在吧：〔他們將安東尼抬到枯婁葩處。〕

用親吻把你催送：若是我的吻能有那種力量，我就要似這樣將它們消磨。

全體

真是悲慘的景象！

安 我要死了，埃及王哪，我要死了：

給我一點酒，讓我說幾句話。

枯 不，讓我說吧；令我大聲的呼喊，

令那騙人的醜女人，司命運的，都因我的咒罵，而一怒折毀她的紡輪。

安 一句話，親愛的女王：

向該撒去尋求你的榮譽吧，還有安全。啊！這兩件事是不能並存的。

安 親愛的，你聽我說：

在該撒的身邊，除了普洛苦留斯，絕不要信任別人。

枯 我祇相信我的決心與我的兩手：我絕不相信該撒身邊的任何人。

安 不要悲傷也不要難過我現在這即將死去的悲慘的變局；我祇請你鼓舞起你的心思來，把它專注在我從前那些燦爛的命運上，

那時我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王，最高貴的；現在不要卑鄙的死去啊，不要向我那同邦的人懦怯的摘下我的軍盔，——一個羅人被另一個羅馬人勇敢的征服了。現在我的精神不濟了：我不能再說了。

枯

人中之傑啊，竟要死了嗎？

你竟不管我了？ 我可是還要住在

這沉悶的世界上，這裏沒有你

連豬棚都不如？ 啊，看哪，我的婦人，

〔安東尼死去。〕

這地球上的王冠消溶了！ 我的大人！

啊，戰爭的花環萎了，

軍人的砥柱倒了：年輕的男女

現在都能與成年人一般了；傑出的已經完了，

在那暫住的月光底下已經不再有什麼

值得誇耀的事了。

〔暈倒。〕

卡

啊，安靜，夫人！

伊 她也死了，我們的君主。

夫人！

夫人！

卡 伊 啊夫人，夫人，夫人！

伊 埃及的尊主。

皇后！

卡 住聲，住聲，伊拉斯！

枯 祇是一個女人罷了，一點不高明，竟也受

那種可憐的感情的支配，同那擠牛乳的村女，

專做粗活的女人一樣。現在該輪到我

扔過去我的王節去打那些害人的天神了；

我該告訴他們說在他們未曾竊去我們的珍奇時，

我們的世界原同他們的一樣。現在一切都完了；

忍耐也祇是蠢人的事了，而暴躁却對一隻

瘋了的狗極爲相稱：似這樣，那麼，在死亡

還沒有喚我們時，我們就闖進了它的密室，

豈得算是罪過？你們怎麼了，婦人們？

怎麼，怎麼，高興些！怎麼回事，卡米安？

我高貴的女孩子們！啊，婦人，婦人哪，你們看，

我們的明燈熄了，它沒有光了！好先生，拿點膽氣出來：

我們來把他安葬；然後，凡是勇敢的，高貴的，

我們都來遵照羅馬的崇高式樣把它一一完成，

令死神都得意把我們收受。來吧，走：

那偉大靈魂的軀殼現在已然冷了：

啊，婦人，婦人們哪！來；我們除了

決心與最迅來的結果外便沒有別的朋友了。

〔同下，上面的人抬安東尼的屍體下。〕

## 第五齣

### 第一景 亞歷山大 該撒的軍帳

〔該撒，阿格立帕，多拉貝拉，梅西納斯，加勒斯，及其它人等，他的作戰會議人員同上。〕

該 到他那裏去，多拉貝拉，叫他投降：

你告訴他。已然挫敗至此，還如此拖延已全然無味。

多 該撒，我遵命。〔下〕

〔德西塔斯特安東尼的刀上。〕

該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是誰，竟敢

這樣來到我的面前？

德 我的名字是德西塔斯：

我本來是服侍馬可安東尼的，他有最高的身份

值有最好的服侍：在他能立着講話的時候，

他是我的主人：我也用我整個的生命

對付他所有的仇人。若是你肯

接受我做你的人，就似我對他那般，  
我將服侍該撒；若是不肯，  
我就向你交出我的生命。

你說的是什麼？

該

我說，啊該撒，安東尼死了。

該

報告這樣一件大事應該有

更大的轟響：這渾圓的世界

應該把山林裏的獅子都震到和平的街市上，

把人民震到它們的窟穴裏：安東尼的死

並不是一句簡單的噩耗；在他的名字裏

包含着半個世界呢。

德

他死了，該撒，

並不是由於羣衆裁判的公正的手，

也不由於刺客的刀；而是由於那隻手，

它在完成這件工作時就已經將他的榮譽寫下了，

這隻手，利用那心借給它的勇氣，

把他的心刺成了兩半。這是他的刀；

我從他的創口上奪來的；你看它上面還沾着



他最高貴的血液。

該

你們傷心嗎，朋友？

若是這不是令帝王們的眼眶都潮濕的消息，  
天神都會痛責我的。

阿

真是件怪事，

天性竟會催逼我們來哀悼一件  
我們所堅決追尋的事。

梅

他的缺點與品德，

在他身上原是彼此相等的。

阿

再沒有比他

更罕世的人物了：可是你們天神總是要給我們  
一些過錯來把我們造成人。該撒也傷心了。  
把這樣一面寬大的鏡子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定是看見自己了。

該

啊安東尼！

我竟追逼你到了這種地步；可是我們終是  
在身上刺進了疾病：我竟不得不  
將一個末路的日子呈現給你，

或是令我看見你的；我們竟不能

在一個世界上共同跨步；而必需令我哀哭，

流着圓大的淚似心裏的血一樣，

哀哭你啊，我的姐夫，我的同謀者

籌劃一切最高的策謀，我帝國的伙伴，

你本是我戰陣前線上的友人與伴侶，

是我身體的膀臂，是那顆心

在那裏他的思想啓示着我的，現在我們的命星，

不能合解，竟致將我們的合作

分離到這種地步。聽我說，好朋友們，——

可是等到更適切的時候我再說吧：

（二埃及人上）

這個人的事從他的面上就看出來了；

讓我先來聽聽他的話。你從那裏來的？

還依然是個可憐的埃及人呢。我的女女王后，

自閉在她全部所有裏，她的那座高樓，

希望詢知你的主意有什麼吩咐，

好令她自行準備如何適應她所不得不

接受的途徑。

該

吩咐她一切安心：

她不久就可以知道我的心意，從我的使者那裏，

我爲她決定的辦法是如何的寬大

而富有榮譽；因爲該撒是絕不能

生爲不仁之人的。

埃及人

願天神們都保佑你！

〔下〕

該

走過來，普洛苦留斯。你去說，

我決無意使她蒙羞：你給她凡是她

情緒狀態所需要的一切安慰。

惟怕，因她的偉大，她會用致命的一擊，

將我的心願全都毀棄；因爲將她生捉回羅馬，

定將是我勝利中的永垂不朽的業績：去吧，

用你最大的速度把她所說的話回報給我，

還有她的一切情形。

普

該撒，我遵命。

〔下〕

該

加勒斯，你也跟着去。（加勒斯下）多拉貝拉在哪裏？

去協助普洛苦留斯行事！

全體

多拉貝拉！

該不要喊他了，因為我現在已經想起

他去做的事了；他到時候自會準備妥當的。

隨同我到軍帳裏去；在那裏你們自會明白

我是多麼不情願進行這一次爭戰；

在我一切的文書裏我是多麼心平

而靜氣的；跟我來，去看

我要給你們看的事物。

〔同下〕

## 第二景 亞歷山大 高樓中的一室

〔枯婁葩，卡米安，及伊拉斯同上，〕

枯 我的淒涼景況的確是較好生活的

起點了。做該撒也是卑不足道的；

他不是命運神，祇不過是命運播弄的傻子，

是她意志的一個僕役；做那件事真是偉大

因為它結束了一切其它的事；

它束縛了意外，摒退了一切變局；

它自此長眠，再不用品嚐那乳汁，  
乞兒同該撒的飼養者。

〔走進高樓的大門，普洛苦留斯，加勒斯及兵士多人同上。〕

普 該撒向埃及的女王致問了；

他吩咐你仔細思量你打算要他

允給你何等公允的要求。

你叫什麼名字？

普 枯 我的名字是普洛苦留斯。

枯 普 枯 安東尼

會向我提起你，命令我相信你：可是

我現在已經不大在受人欺騙的事了，

可信與否對我沒有什麼用處。 若是你家人

想要一位女王去做他的乞兒，你可要告訴他，

爲王的人，爲了保持身份，就必需要求

一件不能比王國還小的事物：如果他肯

把他所征服的埃及送給我的兒子，

他就是把我所有的送給我了，那樣我

將跪下向他致謝。

普

請你高興些；

你現在落進了一位賢王的手中，不必怕：

你可以大膽的將你的意見充份提向我家大人，

他滿心是恩典，對於一切需要的人，

他的恩惠都滿溢着：請令我報告給他

你馴從的依賴他的心思；你自會發現

這位征服者都會額外的賞賜恩惠，

他也在屈膝祈求天恩。

枯

請你，告訴他，

我乃是他洪運的奴隸，我現在獻給他

他的偉大所獲的一切。我時時都在學習

服從的學問；我會很高興的

與他對面。

普

我一定報告這事，親愛的夫人。

安心吧，因為我深知你的情形很受有他

這促成人的憐憫。

加

你看將她捉住是多麼容易：

〔這裏，普洛苦留斯及二守衛者自窗前一高梯爬上高樓，走下之後，立

在枯婁葩身後。 另一些守衛者拿下門門，將大門打開。

〔對普洛苦留斯及守衛者〕

看住她等該撤來。 〔下〕

伊 高貴的女王！

卡 啊枯婁葩！你被擒了，女王。

枯 趕快，趕快，好手啊。

〔拔出匕首〕

普 住手，貴夫人，住手！

〔把住她，奪下匕首。〕

不要這樣與你自己爲難，這次你是得救了，不是被出賣了。

怎麼，連死都不許嗎？

我們的狗都可以用之解脫痛苦。

枯婁葩，

不要害死你自己來糟蹋掉我主人的

美意：請令世界人都能看見他的高貴

被你充份的接受，而你一死便無從

使之顯現了。

枯 你在哪裏嗅，死亡？

到這裏來吧，來，快來，快來，接收一位女王，  
她抵得上無數嬰孩同乞兒呢！

啊！安靜些，夫人！

枯 普

大人，我一定再不進食物，不進飲汁，大人；  
如果空談也有一次是必需的話，

我也將再不睡眠；我定要把這血肉之軀折毀，  
該撒愛怎樣就怎樣吧。大人，你要知道，

我是絕不能把雙手反剪侍立在你大人的朝庭上的；  
我也不能承受那沉滯的奧達維亞的

冷峻的目光。他們可是要把我高舉

展覽給那刻薄的羅馬城之狂呼的

下等人看嗎？我寧願有一條埃及的溝洫

做我安適的墳墓！寧願使我自己赤裸的

睡在尼羅河的污泥上，令那些水虻

把我吃成嚇人的樣子！寧願使

我國內高大的金字塔變成我的吊架，

把我用鐵索高高的吊起！

普

你是將



這些可怕的念頭伸展得太過了，該撒絕無意如此的。

〔多拉貝拉上。〕

多 普洛苦留斯，

你所做的事你的主人該撒全知道了，他現在召你到他那裏去：至於這位女王，我來將她衛護。

普 這樣，多拉貝拉，

我是最放心的了：請溫和的看待她。

〔對枯〕 我將把你的意思全部報告給該撒，如果你肯使喚我傳話給他。

枯 你說，我祇想死。

〔普洛苦留斯及兵士們同下。〕

多 最高貴的女皇，你聽見過我嗎？  
枯 我說不出。

多 你一定知道我的。

枯 大人，我所聽見或所知道的事全不相干的。在婦人與孩子們述說她們的夢時你就笑；

這不是你的性情嗎？

我不明白，夫人。

枯 多 我夢見從前有一位皇帝名叫安東尼：

啊，但願再做這樣一個夢，好令我再看見  
這樣一個人！

若是你高興，——

枯 多 他的臉似天空；在那裏鑲嵌着

一個太陽同一個月亮，它們遊行着，把這  
小圈子，地球，都照得澄亮。

最高貴的夫人，——

枯 多 他的兩腿橫跨海洋；他高舉的雙臂

蓋住這世界；他的聲音雄偉動人，充滿了

全部的樂音，這是在對朋友的時候；

但是在他打算搖撼與震動這大地時，

他就同轟然的雷鳴一般。至於他的恩典，

可說其中沒有冬天；他的秋天

是愈收割愈豐滿；他的志趣

同海鯨似的；它們的背永遠是

比它們藉以爲生的高出一籌；在他的侍從裏奔走着無數的大小帝王；國土同島嶼簡直是從他口袋中落下來的銀幣。

枯婁葩！

多 枯

你想，無論在過去或未來，可有一個似我所夢想的這樣一個人物嗎？

好夫人，沒有的。

多 枯

你撒謊，它都上達天神們的視聽了。

可是，無論在未來與過去，若有一個這樣的人，它也是超越了想像的界限；自然都沒有材料能同想像中的新奇式樣相比；可是，想像出一個安東尼來，却真是自然的天工傑構，把想像的虛構全然擊敗了。

多

聽我說，好夫人，

你所損失的同你自己一般偉大；而你所承受的苦痛也足能匹配這損失的份量；但願我從來沒有追尋這既得的成功，可是我的確覺得，因爲你的苦痛的回躍，這種苦痛一直

擊到了我心的根源上。

枯

我謝謝你，大人，

你可知道該撒打算將我怎樣處置嗎？

多

我可是不情願告訴你我想要你知道的話。

枯

不，請你，大人，——

多

他雖然是有榮譽的人，——

枯

那麼，他是想縛着我凱旋嗎？

多

夫人，是的；我知道的。

〔幕後軍號及吶喊聲，「開路啊：該撒來了！」〕

〔該撒，加勒斯，普洛苦留斯，梅西納斯，細琉克斯及其侍從中的其它人

等同上。〕

該

那位是埃及的女王？

多

這位是皇帝，夫人。

該

起來，你不要跪下：

我請你，起來，起來吧，埃及王。

枯

大人，天神們

要我如此的，我一定要服從我的主人，  
與我的國君。

該

你不要想什麼難受的事；

你在過去與我爲難的一切經過，

即使寫在我的肉裏，我也都把它們

當作偶然的事情看待。

枯

這世界的獨主，

我不能將我的事迹說得非常清白

說它完全無過；我現在承認這個

在我身上也有那許多脆弱，它們

曾令我們許多女人蒙羞。

該

枯婁葩，請記取，

我是誠心爲你洗刷，絕無意加增你的罪名；

如果你肯誠心遵從我的意旨，

我對你是極爲寬容，你會發覺這一次

變更對你利益無窮；但是如果你打算

刻薄的對待我，去採行

安東尼的途徑，你可就自行褫奪了

我對你的善意，將你的子孫投向

我所防阻他們走向的毀滅，

如果你還矚望着他們。我要告辭了。

枯 可以的，隨便到世界的哪裏去；反正都是你的：

我們乃是你的門幟，是你勝利的表徵，你

可以隨意把我們掛在哪裏。這個，我的好大人。

該 你可以告訴我，我能替枯婁葩做的一切事。

枯 這裏是我所保有的全部金銀，錢幣及

珠寶的一張清單；它們的價值都已精密估定，

祇有一些瑣細的事物除外。細琉克斯在哪裏？

細 在這裏，夫人。

枯 他是我的管財產的；請令他說，我的大人，

甘冒他生命的危險，令他說我沒有

做任何私藏。你說實話，細琉克斯。

細 夫人，

我寧願緊封住我的口也不願冒生命的危險

說出不實在的話來。

枯 我藏起些什麼來？

細 足夠買取你所獻出來的全部了。

該 不，不要臉紅，枯婁葩；我很嘉許

你這樣行事的妥當處。

枯

你看，該撒！啊，你看，

人們趨炎附勢到什麼程度！現在我的也都屬於你了；而使我們交換情況，你的也會屬於我，

這個細琉克斯的忘恩負義簡直要

把我氣瘋了：啊奴才，你的忠心簡直同

買取的愛情一樣！怎麼，你敢躲？你就會

背主求榮的，我敢說；即使你的眼睛有翹膀，

我也要盯住你的：奴才，沒有靈魂的壞蛋，狗！

啊下賤得少有！

好女王，請聽我說。

枯 該

啊該撒，這是令人多麼傷心的恥辱，

正在你，屈尊來看我的時候，

將你高貴的身份榮飾

我這樣一個寒賤的人物，我的一個奴才

竟也敢將他的惡意加添上面

來增益我的羞辱！你說，好該撒，

我保留了一些婦人用的瑣物，

重要的玩物，都是些有價值的物品，是我們用以饋贈親朋的；你再說，我放開了一些更值錢的禮品

送給利米亞同奧達維亞，希望引使她們

對於我有些好感；我可是要把這些

都告訴給一個我所豢飼的人？天神哪！

這事比什麼都更使我傷心。〔對細〕請你，走吧；

不然我就要從我命運的灰燼中再拿出來

我精神的餘火了：若是你還是個男人，

你就該對我有些憐憫。

退下，細琉克斯。（緬下。）

該 枯

你要知道，我們這種最偉大的人，時常

會爲了別人的事受到誤解；而在我們失敗時，

我們的名字却爲了別人担負罪過，

所以我們最是可憐。

該

枯婁莖，

不論是你所保藏的，或是你所交出的，它們全不在我勝利的單冊上：它們還是你的，



你可以隨意處置；請你確信，

該撒並不是一個商人，會同你討論

商人所售的商品的價值。所以放心吧；

不要令你的思想做你的囚牢；不要，親愛的女王；

因為我打算完全依照你自己的意見

將你妥為安頓。進食吧，去安寢：

我的關切與同情全是屬於你的，

我就像你的好友一樣；現在，再會了。

我的國君，我的主人！

該 枯

不是這樣的。再會了。

〔軍號聲。該撒及其侍從同下。〕

枯

他想哄我，女孩子們，他想騙我，令我

不能保持我的尊貴：不過，你聽好，卡米安。

〔與卡米安耳語。〕

伊

完了。好夫人；光明的日子已然盡了，

我們該準備走向黑暗了。

枯

你再去一趟：

我已經吩咐過了，都已經預備下了：

你去叫他快些辦。

夫人，我遵命。

〔多拉貝拉又上。〕

多 女王在哪裏？

卡 看吧，大人。

〔下〕

多拉貝拉！

多 夫人，因你的命令我所發誓過的事，

我的敬愛令我當它是宗教一般的遵守，

我現在告訴你這個：該撒計劃從敘利亞

經過回羅馬；在三天之內

他要送你同你的孩子們先他動身：

你要盡量利用這個時間：我已經履行了

你的吩咐與我的諾言。

多拉貝拉，

我將永遠對你感戴。

我也將爲你服役永遠。

多 再會了，好女王：我要去侍候該撒了。

枯 再會吧，多謝。

〔多拉貝拉下。〕

現在，伊拉斯，你想怎樣？

你，變成一個埃及的傀儡，被公開展覽

在羅馬城裏，我也一樣：做粗工的奴才

穿着油垢的圍裙，拿着木尺，鐵鎚，把我們

高舉給衆人看；我們被包圍在

他們的濁呼吸裏，全是下等食物的惡臭，

使我們不得不吞進他們的溷氣。

天神都不許的！

枯 伊

不過，那却是一定的了，伊拉斯；無禮的衙役

也會來捕捉我們，同捉娼妓似的；滿頭癩痢的歌手

用破碎的調子唱我們：才智敏捷的鬧劇伶人

把我們立刻就搬到台上，表演出一幕

我們亞歷山大的盛宴；令安東尼喝得爛醉

踉蹌出場，我也將看見一個扮做枯婁葩的

男孩子用尖嗓子模倣我的偉大。

伊 枯 伊  
啊慈悲的天神哪！

枯 不然，這是一定的事。

伊 我絕不能見這種事；因為，我相信，我的指甲

比我的眼睛銳利多了。

枯

當然，這個方法

正是以騙弄他們的圖謀，推翻他們最荒謬的打算。

〔卡米安又上。〕

喂，卡米安！

我的婦人們，把我打扮成女王的樣子：去，拿來我最好的衣裳：我將再度到西得諾河上去會晤馬可安東尼：孩子伊拉斯，你去。

現在，卡米安，我們真的該預備了：

等你做完了這一點事以後，我就要給你自由

令你玩到天地末日了。把我的王冠什麼都拿來，

這吵鬧是爲了什麼？

〔伊拉斯下。幕後喧嘩聲。〕

〔二衛兵上。〕

衛兵

來了一個鄉下人

他一定要見你陛下的面，攔都攔阻不住：

他送無花菓給你。

枯叫他進來。

〔衛兵下。〕

一件可憐的工具

可以做一件多麼高貴的事！他拿自由來給我了。

我的決心已下，我現在已經不再有

女人的氣質：現在從頭頂到足踵

我都與大理石一般堅定；現在那月亮

已不再是我的命星了。

〔衛兵又上，後隨小丑，持一籃子。〕

衛兵

就是這個人。

枯 走吧，把他留在這裏。

〔衛兵下。〕

你那裏可有那尼羅河的美麗蟲子嗎？

能致人死命而毫無痛苦？

丑 是的，我把它拿來了：可是我絕不情願做一個要你去碰它的人，因為被它咬一下是

絕不會活命的；凡是被它咬過的很難也可以說絕對不能逃命。

枯 你可記得有什麼人被它咬死的吧？

丑 許多，許多，男的女的都有。我在昨天還聽見了一個：一個很誠實的女人，可是

撒了謊；因為女人是不應該撒謊的，而應該絕對誠實：嘿她被它咬死得多麼慘，她

受了多少苦：真的，她簡直是給這種蟲子做了很好的證據；可是所有的話全都相信

的人，即使人們費了半部的力氣也沒有法子救他活命：不過這是一點也不假的，這

個蟲真是個古怪的蟲。

枯 你走吧；再會。

丑 我希望你享受這種蟲給你的一切歡喜。

〔將籃子放下。〕

枯 再會了。

丑 你記住，你一定要想着這點，這蟲總是這類蟲的。

枯 是了，是了；再會吧。

丑 你當心，你千萬不要相信這種蟲除非你把它交給聰明人的手裏：因為真的，這種蟲簡直沒有好處。

枯 你不用担心的；我一定提防它就是了。

丑 很好。不要給它東西吃，我請你，因為它是不配吃東西的。

枯 它肯吃我嗎？

丑 你真不可以認為我竟會那樣傻，都不知道連魔鬼都不肯吃女人的：我知道若是魔鬼不給一個女人打扮，她乃是天神桌子上的一盤菜。可是真的，這些魔鬼在他們的女人身上簡直對不住天神；因為在他們造出來的十個女人當中，他們至少把五個都做壞了。

枯 好的，你走吧；再會了。

丑 是的，真的；我希望你享用這種蟲給你的一切歡喜。

〔下〕

〔伊拉斯又上，持王冠，長袍等等。〕

枯 把我的袍子給我，爲我戴上冠；我心裏

全是不朽的祝望：現在埃及的葡萄

汁液再也不用沾濕這個嘴唇了：

快點，快點，好伊拉斯，快點。 我好像

聽見安東尼在呼喚；我看見他撐起身來

讚美我這高尚的舉動；我聽見他在嘲笑

該撒的好運，天神們特地給人們這個

來寬解他們後來的怒曠：丈夫啊，我來了：

現在我的勇氣爲我證實了那個稱呼！

我全是火與大氣，我的別種成份

我全交給更濁下的生命了。 這個；你完事了？

那麼來吧，請接受我唇上的最後一些溫暖。

永別了，和詳的卡米安，伊拉斯，長久的分別了。

〔吻她們，伊拉斯跌倒死去。〕

在我的唇上竟也有毒蛇的力量？ 你倒下了？

如果你竟能與生命分別得如此輕易，

死的襲擊豈不同情人的輕捏一樣，

雖然痛，却仍受人禱望。 你還睡倒着嗎？

若是你竟這樣消逝，你便真可以告訴世人說

一切死別的瑣事都是多餘的了。

卡  
散開吧，密層的黑雲。請洒雨下來；那樣

我好說天神們都在哀哭了！

枯  
這證明我的可鄙了：

若是她先遇見那髮捲整齊的安東尼

他一定要向她探詢消息，會送給她那一吻

我得到它却似升天一般歡喜。 來吧，你這討命鬼

〔對一條毒蛇，她將它放在胸上。〕

請立刻用你那鋒利的牙齒解開這

堅密的結吧：可憐的有毒的傻子，

發氣吧，打發我走。 啊，但願你也能發言，

好令我聽見你說那偉大的該撒乃是下駟的

蠢才！

卡  
啊東方的亮星！

枯  
靜些，靜些！



你沒有看見我胸前的嬰兒在吮着乳，  
送它的乳母安眠嗎？

卡 啊，碎吧！啊，碎吧！

枯 似香膏一樣令人舒暢，似天風般輕柔，一樣自在。——

啊安東尼！——不，我把你也拿來

〔將又一條毒蛇放在她的臂上。〕

我爲何還停留！

〔死去。〕

卡 在這萬惡的世界上嗎？現在，與你永別了。

死神哪，你現在可以誇口說你保有了

一個無比的女兒了。絨似的眼簾，閑起吧；

再沒有似這般高貴的眼睛來矚望

黃金似的太陽了！你的冠歪了；

我來把它扶正，然後再去玩。

〔衛兵衝上。〕

衛兵 1. 女王在哪裏？

卡 輕聲些，不要將她驚醒。

衛兵 1. 該撒差遣一名使者來——

卡 得太遲了。

〔捉一條毒蛇放在身上。〕

啊，快來吧，打發我走！我有些覺得你了。

衛兵1. 來人，喂！全不好了：該撒受騙了。

衛兵2. 該撒差來的多拉貝拉在外面；去喚他。

衛兵1. 這是什麼事？卡米安，你做得好嗎？

卡 做得好極了，足配得上從無數代

高貴帝王傳下來的一位公主。

啊，軍人！

〔死去。〕

多 這裏怎麼回事？

衛兵2. 全都死了。

多 該撒，你的焦念

倒是想到了這種事：等你自己前來

你將看見你所極力阻攔的可怕的業蹟

已然完成了。

〔幕後「讓路啊，督該撒讓開路！」〕

〔該撒及其全部侍從進行上。〕

多 啊大人，你的預言真太準了；

你所担心的事已經做完了！

該

到最後乃是最勇敢，

她看準了我的心意，現在，她是爲王的人，

她自主的採取了行動。她們怎樣死法的？

我沒有看見她們流血。

多

誰最後同她們在一起來着？

衛兵1. 一個呆笨的鄉下人，他送無花菓給她：

這就是他的籃子。

該

那麼是服毒了。

衛兵1.

啊該撒，

這個卡米安剛才還活着；她還站着說話的：

我看見她在扶正她死了的女主的

冠冕；她站在那裏抖個不停

一下子就跌倒倒了。

該

啊高貴的弱質！

若是她們服了毒，一定有些分部腫脹，

看得出的：可是她簡直像在熟睡，

就好像她想要用她那無匹的美麗

再捉牢一個安東尼似的。

多

這裏，在她胸前，

有一個小孔在涓涓流血而且略爲紅腫：

在她臂上也是如此。

衛兵1. 這是一條毒蛇爬過的痕跡：而在這些無花菓葉上

也有些粘液，這就同尼羅河岸洞穴上面的  
毒蛇葉子一樣的。

該

最可能

她是這樣死的；因爲她的醫生告訴過我

她曾經做過無盡次的試驗，尋求

最容易的死法。把她的床抬起來；

把她的侍婦們也抬到高樓外面去：

她行將被安葬在安東尼的旁側，

在這世界上將沒有一座墳墓埋葬着

一對如此顯著的人物。似這樣偉大的行事

令促成它的人都極爲傷心；他們的故事

將與那促使他們遭人哀悼之人的光榮

一樣受人們同情。我的大軍將

森然到陣的參加這一次葬禮；

然後再回到羅馬去。來，多拉貝拉，你去

打點，在這一件偉大的哀殤裏要有輝煌的鋪陳。

〔同下〕

交書  
科圖  
內  
局  
字  
號  
大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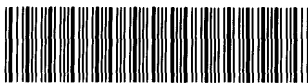
16/5000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限 加 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748

莎士比亞全集

譯者  
版權  
所有  
人

曹未風

總發行

文化合作有限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八六四弄四〇一號  
郵箱五六九 電報掛號九二五三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集普及本二千冊



普及本每冊三千元